

浙东纪略 明 徐芳烈等 撰

●浙东纪略徐芳烈

乙丙之交，大清尚未一统，浙东一隅，亦以南北分之，纪实也；使易辨也。萧山徐芳烈涵之着。

甲午春，潞藩自淮而南，次武林，请居焉。

乙酉五月十一日，清兵至金陵，弘光皇帝走，城为之空。

二十五日，马士英从太后至杭，武林沸腾。

六月初六日，请潞藩监国。时惟巡抚张秉贞、巡按何纶、巡盐李挺在。闻于二十七八至苏州，乃遣总兵陈洪范往和。

初七日，朱大典、阮大铖，自芜湖至。

初九日，陈盟至，镇东伯方国安、前锋方元科，亦领兵至。

初十日，陈盟朝监国，出语士英曰：事不可为矣。午后，总兵郑鸿逵亦至。鸿逵即请监国入闽，不允。请以宫眷渡江，亦不允。遂出城。时黄道周适在江干，连章劝监国即位，且责马士英误国卖君之罪。薄暮，陈鸿范遣报城中云：北使明日至，且许监国仍令王浙也。

十一日，郑鸿逵于江间遇唐藩，遂同黄道周奉以入闽。是日，方国安从余杭至，捶碎北牌。闻马士英至江干登舟矣。国安追及拉回，欲同勒兵御北。时杭民畏北，探潞藩及张秉贞至，相戒言战守事。

十二日，监国遣官持谕召陈盟入阁，盟具疏辞。遂之剡上。是夕，会稽庠生王毓蓍（字元趾）感痛激烈，作愤时致命篇。首曰：群奸误国，庙社沦胥，愤怀事变，恨不手斩贼臣之头。恻惜时艰，且思生食叛人之肉。养兵十载，大帅惟识奔逃；积粟千仓，墨吏半肥私橐。又云冠裳世禄之家，营窟以待新朝。郡邑莅事之长，收图以修降表。追呼犒迎之费，尽属青衿。供奉大清之牌，遍传黔首。文非饰过，则曰慙屈必伸，当效会稽之辱。忍耻苟全，又云长往不返，驾言东海之逃。又云号呼莫闻，痛哭无路，用殉蛟腹，愧彼鼠心。古称五死，何俟捐躯赴义之可乐。寿止百年，保无疾病水火之杀人。惟兹清流碧水之中，正是明伦受命之地。鬼如不厉，为访三闾之踪。魂果有灵，当逐伍胥之怒。真能雪耻自任，愿激发于光天。倘或同志不孤，敬相招于冥土。又诗二绝（遗失）。又遗书上左都御史刘宗周曰：蓍已得死所，望先生早自决，毋为王炎午所吊。中夜不语兄弟，不别妻子命阉沽醪，正襟浮白，劳以余沥，且戒勿从，持炬出门，贴致命篇于宋唐卫士奇之祠壁。肃衣冠赴水于柳桥。

十三日，北兵大至。巡抚、巡盐俱东渡，抵暮，方国安出与战不利。杭民虑方淫掠，闭城不容入，且缚箭数捆，悬城以贻北。甚有在城索方氏兵以献者。国安穷蹙，遂与马士英亦以舟去。兵分水陆结排泝流而上，时或有沈溺。

萧庠廩生徐芳声，及弟徐芳烈；同学蔡士京、何之杰等，于前三月十九之变，会通庠文学恸哭于明伦堂。兹当易姓，拜辞文庙，适儒学教谕潘允济、训导许士龙，亦挂冠去，为之流涕于一堂，呜咽欲绝，随有不愿仕进冥鸿高骞者一百十三人。

十五日，北使至越，宁绍分守于颍议晓士民，欲画江守，而人心离涣，力莫能支，乃解印去，遁迹河曲，此后北使直至温、台矣。

二十六日，山阴儒士潘集（字子翔），年十九，闻王毓蓍死，自署大明义士，操文哭奠于柳桥。有曰：自古国运靡常，所赖忠臣骨作山陵，至今壮士何为，徒令儒生怨经沟渎。念太祖三百年养士之恩，竟同豢豕。思先帝十七载作人之德，无异饥鹰。中云：惟我王子气吞江浪，质烈寒泉，魂游故国，羞为他作嫁衣裳。声烈前朝，不落第一流人物。立身不二，始信秀才如处女，断不更夫。国士无双，才知名下不虚，今为定论。自兹柳桥石厉，不数司马题辞。泮水澜清，可继屈原骚赋。潘集闻风起鹄，幸达人先获我心。饮血啼猿，耻今日独为君子。魂其有灵，下榻俟我。又杂咏三首中一绝。放眼拓开生死路，高声喝破是非关。莫愁前路知音少，止畏当头断气难。读罢哀恸。夜怀二石与诗文，踰女墙投于渡东桥下。

闰六月初五日，原任苏松巡抚山阴祁彪佳（字幼父号世培），养病里居。北兵至浙，以书来聘。公处分家政，作绝命词别宗亲曰：时事至此，论臣子大义，自应一死。凡较量于缓急轻重者，犹是后念，未免杂于私意耳。若提起本心，试观今日是谁家天下，尚可浪贪余生。况生死旦暮耳，贪旦暮之生，致名节扫地，何见之不广也。虽然，一死于十五年之前，一死于十五年之后，皆不失为赵氏忠臣。予碌碌小儒，惟知守节而已。前此却聘一书，自愧多此委曲。然虽不敢比纵信国，亦庶几叠山之后尘矣。临终有暇，再书此数语。且系以一诗，质之有道：运会厄阳九，君迁国破碎，鼙鼓杂江涛，干戈遍海内。我生何不辰，聘书乃迫至，委贄为人臣，之死谊无二。予家世簪缨，臣节皆罔赘，幸不辱祖宗，岂为儿女计。含笑入九原，浩然留天地。欢然饮燕，无异平时。肃衣冠，投于寓园放生池柳树之阴。夫人子弟不知也。笑容可掬，颜色如生。

左都御史山阴刘宗周，字启东，号念台。六月十三日，北兵至杭，二十三日绝食。二十五日，乘舟入凤林，投西洋港，救不死，遂诣辞先墓，暂息灵峰寺。北使以书币聘，刘口授答书曰：大明孤臣某启，国破君亡，为人臣子，惟有一死。七十余生，业已绝食经旬，正在弥留之际，其敢尚事迁延，遗讥名教，取玷将来。某虽不肖，窃尝奉教于君子矣。若遂与之死，固某之幸也。或加之以斧钺焉而死，尤某之所甘心也。谨守正以俟，口授荒迷，终言不再，原书不启投还，自此勺水不入口，作绝命词曰：信国不可为，偷生岂能久，止水与

叠山，只争死先后。若云袁奉高，时地皆非偶，得正而毙矣，庶几全所受。又曰：子职未伸，君恩未报，当死而死，死有余悼。又曰：留此旬日死，少存匡济意，决此一朝死，了我平生事。慷慨与从容，何难亦何易；遗命下■〈葵，土代天〉竖牌于墓道南。颜其额曰：有明念台先生藏衣冠处。□宗周妇□氏合葬之墓。言讫泫然泪下曰：吾生平未尝言及二亲，以伤心之甚（先生为遗腹子，母守贞而终）；不忍出诸口也。已而曰：胸中有万斛泪，半洒之二亲，半洒之君王。绝食久，后子洵泣请曰：尚有未了事否？先生曰：他无所事，孤忠耿耿。又命洵曰：汝停我于山，当于三年后葬。洵问之。先生曰：先帝梓宫尚未落土（示致丧三年之义）。门人环侍。叹曰：学问未成，命赖诸子。尔曹勉强去。闰六月初六日，先生命家人扶掖起，幅巾葛袍，肃容端坐，有顷北首卧（示北向对君之义）。初七日，命取几上笔砚，书鲁字。初八，传言投见乡绅归。先生闻之，太息啮齿者再。戌刻气绝，双眸炯炯，虽殓不瞑。

闰六月初□日，北勒剃甚严，士民咸恻，山阴倪父征字舜平，侨寓劳家坞，训蒙卖药自给。兹日夜哭，罄室所有，沽醪割腥，呼里中少年饮食之，鬻二磁缸，置祖莹左，恳诸少年覆之。少年大嚼而俞允焉。倪从容坐入，请覆缸返。须臾呼启，诸少年惊问曰：先生不耐闷耶？倪曰否否。适造次入坐，顿忘语对前峰耳。整衣危坐，复命掩覆。少年踰时往扣，微有应声，薄暮呼之，则岑寂矣。年三十有三。

浙东汹汹，余姚乡绅原任礼科左给事中熊汝霖，与原任职方司郎中孙嘉绩，密谋举义。于是，宁绍分守于颖亦与之通。汝霖又以定海总兵王之仁心有机权，遗书相订。于初八日走甬东面请之仁兵，期以十二日会孙嘉绩于定海，约齐举事。于颖亦复与原任锦衣卫指挥使朱寿宜等谋，预令生员庄则敬等募江船百余艘至西陵，而绍兴义士郑遵谦亦暗结壮士数百人，将大举。

初九日，余姚北知县黄元如以筑路致怨，民猝几毙。孙嘉绩不及践约，乃即设御牌，率士民以斩之，兵遂起。郡城未之知也。

初十日，山阴安仓儒生周卜年字定夫，愤摘所佩玉雷圈锤碎，以纸包裹，外书宁为玉碎，毋为瓦全。置府案上。作绝命五歌。一歌有曰：有君有君空号呼，昔也洒血升鼎湖。今王出走蒙尘涂，敷天瓦解畴张弧。二歌有曰：有臣有臣谋家肥，处堂燕雀熟知几？冠来贡策贪紫绯，民离师溃成空扉。三歌有曰：有父有父籍钱塘，寒灯暑月穷素绡。王母漂棺海沸洋，寻棺七日奚衔浆。四歌有曰：有母有母矢靡他，坚白节操馨椒荷。哀哀罔极空吟莪，母节未旌可奈何。五歌有曰：我生我生竟成空，恨不学剑弯长弓。神州陆沈将安穷，徒怀报国忧冲冲。又云：罗江水，为清唾，人在水中同天卧。今予赴海葬鲲鲸，西风度我步前英。又吊王元趾诗五首。有曰：鼓笔由来未学戈，书生壮魄气偏多。

又曰：京国冠裳嗟扫地，故宫花草痛成墟。又曰：汨罗今不嗟孤偶，为报行吟硕客来。又曰：冠裳一死留千古，形落沙沱气不磨。临终寄叔父与弟书，谓海水滔滔不必求吾尸，无后之罪，惟贤弟赎之，吾尽吾心，人虽目我为迂，固甘心也。外数言囑于汝嫂曰：倘有遗孤，则不可不守。无孤，则不可不死。既无遗孤，又不能死，则不可不嫁。当敬听吾言，勿貽后累，处分毕，蹈海而死。

十一日，绍兴义士郑遵谦率诸壮士入府署，斩北太守张慊于路，斩山阴北知县彭万里，自号都统制大将军，令绅衿巨室咸捐助，随撤各路桥梁。

十二日，于颖坐小艇携短童至萧山，人心思汉，擒北知县陈瀛。

十三日，北当事命使渡胥江，持安民榜至。于颖在萧，即碎其榜而羁其使焉。一面巡缉沿江守截渡口，一面招集兵饷，随有原任副总刘穆募兵五百，原任参将郑惟翰部劄都司金裕乡兵五百，劄委中军守备许耀祖左营官兵五百，绍兴卫指挥武经国义兵六百，先后驰至。复以饷薄，推萧庠徐芳烈、何之杰，数人措饷召募，随礼挂冠解印及绅衿秉义不出者，尤尊礼训导许士龙，谒聘廩生徐芳声，又以数百里长江，宜按地分汛为守，即以原募江船分散各兵。刘穆守潭头，窥富阳；郑维翰、金裕，渡江守沈家埠，扼桥司扞海宁。许耀祖联舰江中，武经国列营江岸，原任锦衣卫指挥使朱寿宜、指挥僉事朱兆宪，领自募义兵扼鳖子门。太仆少卿来方炜、兵部职方司主事来集之，领自募义兵扼七条沙。又以原任都司朱伯玉等募兵出奇游击。

宁波原任刑部员外郎钱肃乐，率乡绅士民以起。迎浙镇王之仁于演武场，拜为大帅。之仁即于坛上迫谢三宾使捐万金为首倡，由是原任山西道御史沈宸荃、原任兵部职方司冯元颺，亦起于慈。而越中大理寺寺丞章正宸等，俱各纷纷自募义兵以起。

十四日，嵊县亦有好义者，偕僧众十余人至拓城招兵。嵊邑裘尚夷尽杀之，与其党自募一旅以起。

台州鲁藩，与台绅陈函辉、南洋协镇吴凯等，亦杀北使大起，征兵措饷，头绪错杂，穷乡僻壤，无不骚动。

维时方国安欲入据金华，朱大典以兵无纪律拒之。方攻围数日，被破伤精锐不克。马士英与乡绅姜应甲力解乃已。

于颖在萧，闻北兵拽内河船百余于河口，扎木排数十填土，有窥渡意，颖夜遣死士陈胜等斩筏沈舟。会后风潮大作，北舟碎而木排亦尽飘流泊南岸，各营恣取，众以为神助。

十六日戌刻，中天月食既，时军务倥偬，人莫推救，见者伤心。

自初七以来，日入后，赤气赫然从西而上，冲过天半，如是者旬余，为兵大起之象。占者以伏尸之兆流血之征是也。

二十一日，台州绅衿士庶共推拥鲁藩监国，以张国维、宋之普、居内阁，陈函辉为詹事，张文郁为工部侍郎。国维仍管兵部事，乃告归募兵。以柯夏卿为职方郎中。又于嵊县山中征陈盟者再，盟辞疾不赴，而越中当事闻之，已俱有拥戴迎立之意矣。

时江上义旅新集，进取未卜。每念海宁、富阳，系浙东左右两大翼，海宁则有营官守佣郑继武，所官千户朱大网，同僧顾隐石等合兵拒守，已曾阵斩北将王登鎡。北兵稍却。富阳尚为北官郎斗金所据，于颢乃遣副将刘穆等乘夜袭之，擒其令，因通余杭之道。爰有余杭旧令加兵部职方司主事邱若浚，并瓶窑原任副将姚志卓，擒余杭北令以应。时富阳未有守、义士王襄、并贡士缪法信等，率义旅请行，乃仍檄刘穆渡江渚清风亭，为富阳外援。穆兵甫至，而北骑突来，虽斩获数十人，而义士如刘肇勳之伤亡者，亦已十六七矣。此皆二十三日以前事也。

二十三日以后，定海总兵王之仁统领标兵，同余姚起义乡绅熊汝霖、孙嘉绩等，各督兵至西兴。镇东伯标下总兵俞玉、方任龙，暨监军兵部职方司郎中方端士、工部虞衡司员外骆方玺，刑部云南司主事史继猷等，各督兵至义桥。江上军声因为渐振云。惟富阳守缪法信等拥兵抄掠，该邑苦之。于颢恐有变，七月初三日登舟，初四至渔浦，而富阳失守之报至矣，缪王诸兵，望风奔溃。义士阮维新、生员王宗茂等，力竭不支，掷以乱石，亦死伤过半。幸颢再至而北不守，富阳仍为南有。

初六、七后，绍兴起义乡绅章正宸，领自募义兵，至赆山汛守。宁波起义乡绅钱肃乐、冯元颢、沈宸荃等，各统义兵至西兴汛守。绍兴都统制大将军郑遵谦，亦领兵至长山汛守。又总督浙直水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荆本彻，亦统领水师由苏松赴援。兵渐厚。

二十五日，越中大老及起义诸君子，具疏敦请鲁藩监国临戎，乃发台州，原任吏部左侍郎陈盟迎于天台县。见，遂辞不允。

八月初三日，乃抵越城，遂以分守衙署作行宫焉。

监国至越，以方氏有重兵，乃首遣使召马士英，并召方国安，遂以马士英督其军。朱大典自陈曾于芜湖受弘光皇帝入阁之谕，乃即命以原衔防守金华。

时新政殷烦，诸司印纪多缺，以陈盟为礼部尚书，掌其事。人才匮乏，官多不备。盟为之普言，宜亟擢郡邑山林遗逸，之普不能用。

遣通政司谷文光，偕御史白抱一，犒师江上。谷文光故鲁藩长史，本起优童，无重望，至西陵，浙镇王之仁侮辱之，不为礼，并责内阁贪污不职。宋之普不自安。顷之，张国维募义乌八千兵至，乃起阁臣方逢年复入阁，体统渐备。

月内贝勒不复驻杭，率杭镇陈洪范、降抚张秉贞，拥惠、潞二王北去。惟留内院张存仁、及总兵田荣等相据守。

时监国正病脾痛，自台舆疾至越，至则卧不可起。此时方国安统领总兵方元科、马汉等，水陆步骑从严州下，陆续至富阳，且抵江干矣。江上诸军请监国誓师甚急，不得已以十九日起行，驻西兴王之仁寓所，宋之普辞去。

二十五日，大会西陵，定沿江防守汛地，方国安营七条沙，马士英驻内江新坝，王之仁营西兴，张国维驻内地长河，孙嘉绩、熊汝霖、营龙王塘，章正宸、沈宸荃、钱萧乐等，上下协防。郑遵谦营小暨，于颖驻内江渔浦，北洋协镇张名振守三江，南洋协镇吴凯、同副总刘穆，据险策应。国安以其侄方应龙出余杭，方元科出六和塔，而自率师由江上接应。议既定，加熊汝霖、孙嘉绩，总都督院。章正宸、沈宸荃，协理寺院。钱萧乐僉都御史。于颖巡抚浙江；又复派饷。在朝不置户部总饷官，谓以浙东诸郡赋供应诸军，不患不足。金华八县，为张国维、朱大典，两督师分割。方国安食衢严并绍。王之仁原自定海来，食宁。吴凯原自临海来，食台。诸义旅各食其邑，余者听凭解部，以便区分。温、处两府佐之。

二十六日，祀钱江。监国以病不克赴，命方国安代。至夕，国安又不至。

二十七日，乃令张国维行礼焉。大宗伯陈盟襄其事，至坛，肩舆扛折倒地，国维腰玉损，冠坏。

九月初三日，监国还萧，加方国安镇东侯、王之仁武宁伯，并加郑遵谦义兴伯。

月初旬内，江上诸藩镇文移往来，突称洪武。乙酉，大宗伯陈盟具疏改正，奉旨俱允。又祀江后加江神张侯封号为灵应公。

时元科破北兵于五云山，遂剗营于六和塔。

十一日，北兵来冲，方国安顺风扬灰，伤北骑目，斩五六百人，称大捷。北兵并力攻余杭，方应龙不能支，被获。城陷，北兵复乘夜纵火烧六和塔木城，方兵却，于是专以舟师往。

是时江东兵势尚盛，间或渡江进取，然暗于训练，统领不一，议论参差未齐也。王之仁主守，方国安谩言取省会，熊汝霖忠勇过人，锐甚，不论大小，往往率其旅以战，必为北所首冲，虽败不悔，亦不挫。其余诸营，战守不一。

义声四布，三吴来归者先后，时有海宁庠生顾名佐首渡请援，查继绅同弟一榜查继佐、及海宁所指挥姜国臣等偕来；通平湖贡士马万方，手刃平湖北令朱隆国，同定远将军陈梧起义于禾，事败，浮海而东，效秦廷哭，倡西征策，而起义方兴之陈万良，则多率壮士以梗北兵，北亦患焉。熊汝霖亦以江面仰

攻，不如内地做起，慨然以书币聘，于是万良来。

先是唐蕃即位于闽，改元隆武。江东起义，监国不相闻问也。于时闽臣刘中藻奉诏书至。又卢若腾、郭贞一，奉隆武抚按浙江，而温、处两府置官据守，取饷三十余万去。朝中江上，大率与者半，不与者半；与者以为圣子神孙，总为祖宗疆土。今隆武既正大统，自难改易。若我监国，犹可降心相从，而不与者以为彼去北远，幸得偷安旦夕，而猛臣我谋将，血战疆场，以守此浙东一块土，似难一旦拱手而授之。所以诸臣坚拒者，有「凭江数十万众，何难回戈相向」之语。不与者为张国维、陈盟、熊汝霖、王之仁等，与者为方国安、于颖、孙嘉绩、姚志卓等。朝议命使通问，遣科臣曹维才，职方郎柯夏卿往，不用疏奏，止叙家人叔侄礼。

十三日，监国归郡，而与者诸公，乃于十月朔日竟开唐诏于府堂，乡绅家祁，鸿孙等复以兵卫，江上诸营亦多奉表归命惟谨。是日陈盟以疾解礼部去。

月内草木非时而发，花尽开。

斯时大军云集，自起事以来，浙东蜂涌之将，不可胜纪，人尽招兵，人尽派饷，甚且抄掠频闻，搜括殆遍。始犹取投北者括其财，继则富家大室及农工商贾之人，靡不推索诛求。题官送割之类，种种恶套，转相效尤，日甚一日，愈竞愈巧，愈出愈奇，而诸营曾无厌足，尝称匱乏；识者知为不终朝之计，而实亦莫之能挽也。王之仁原食宁饷，因其子王鸣谦防守定关，宁饷多为所留。于时西兴营兵称匱乏，之仁乃首攻吴孟明、金兰、姜一洪、张六口四家，令各出十万金相助，遂有以赂钻入他营求庇者。于是派助之议起，而方国安之营加甚焉。更且大小相欺，强弱相并，如都督佥事裘尚爽、原以嵎兵食嵎饷，而淮抚田仰从海上来，乃遂分派一万，而方国安中军定南伯俞玉，又欲分十分之五以饷兵。开远伯吴凯、原以台兵食台饷，而总兵李础夺派黄岩，长史谷文光坐派宁静，国舅张国俊坐派天台，而张总镇及本道标又复坐派临江，并吴凯之兵无仰给。孙嘉绩、熊汝霖，原以姚兵食姚饷，而靖江伯王鸣谦提兵至姚，欲其尽供王用，不听支取。至于定远将军陈梧行檄西征，问渡东海，移镇临山，奉旨撤回，终住余姚，杀金吾张岱之子张斌，尽取金帛妻妾而有之。总督水师荆本彻奉命西征，不过浙西一步，而权取宁饷，打粮屠毒蛟水，几无安堵。临数百里地面，则尽为方国安诸营，扎取屋庐作寨房，门壁烧营火。今日卷东，明日卷西，以致室家离散，村落萧条，有难一二道者矣。然而江上诸师志犹奋锐也。枢辅张国维慨订战期，欲以初八日始有连战十日之约，方国安诸营及张国维兵司上流。

初八日，熊汝霖与监军寺院陈潜夫合营并进，副将诸卢崇等为先登。

初九、初十，则总镇史标及游击魏良等为血战，刀枪剑戟，兵刃相加，对

射对杀，应弦而倒者，日以数十计。

十二日，镇东监军方端士上岸疾驰，挽强射北，发无不中。晚，孙嘉绩兵罗应魁深入放火，被获，缚见北院张存仁，不杀，书示数纸，遣还送熊汝霖营。又令一使持谕帖遗之江干，乃致瓶窑姚志卓者。

十三日，北兵大至，营兵悉奔，而端士犹与监纪推官何之杰、都司郑大道等，互射不休。其余孙嘉绩、钱肃乐、沈宸荃、郑遵谦等，皆亲冒矢石，桴鼓率先。

十四日，钱肃乐前锋钟鼎新等，用火击死北穿绯衣者一人。副将吕宗忠等直抵北营，伤北数千。又游击俞国荣等直抵张湾，获器械，沈宸荃标下都督僉事姜克复等，过张家嘴敕塘一带；兵甲向用红，是日恐北备，尽翻变白，先令数十诱北白标十余骑来，前锋将鸟嘴杀之，即有六七百骑张两翼夹冲，诸下用火多击死，收营。复有三骑马上射，先锋沈国忠、沈明俊，赤身跳岸，亦用銃击死。

熊汝霖总镇史标等渡江埋伏戈弩，北二十骑来游击，魏良等杀死。北怒，即统数百冲阵，至伏所，戈弩齐发，先倒旗纛将一员，随毙北数十。暮复益□百余骑至，汝霖侄熊茂芳张弓射马，又倒北三□。丁黄奇又倒□一。史标开大炮，应声连倒数十炮手。龚遂亦发炮冲北一路，自初八以来，诸师无日不战，亦无不胜。

十五日，北以上游缓，北骑独多于此日，不意上游毙北，亦独多于此日。是役也，诸师之气鼓壮，实为诸义旅江干以来战功第一，不及十五日而止。

若夫浙西之师。初十日于四通桥相冲杀，至塘栖北，复有杀伤将士，获陈万良妾。

十六日又来，万良登岸夹击，北军被矢炮落水，死伤甚多，其家眷，幸熊汝霖拨副将徐明发等至，力敌北船而免。

十九日熊标总镇徐龙达以兵三百会。

二十日，杀临平□务官，日午，扎北陆，迫烧粮艘，并擒坐船官杨清。北援至，监军僉事鲁美达，同旗鼓蔡镇祥、迎战截杀。

二十二日，扎五杭，北嘉湖道佟率众千余来，徐龙达拥舟师相对敌，陈万良据高桥用炮石，徐明发取干草发火器，至午，杀北军百余，焚座船二，夺小船二十余，大炮四、铁甲三、弓三十一、刀枪一百四十件。

二十三日，扎新市。

二十四日，进双林。

二十五日，至吴江，□有斩获。

二十七、二十八，自五杭退临平。

二十九，至大开河，北正截击，而熊标接渡之舟至，乃济江，说者以官义之师列长江数十百里。九头八目，勿克如指臂之一呼群动也。奈何！莫若效汉高祖用韩淮阴故事，乃克有济。

十一月□□日，筑坛于冠山绝顶，拜方国安为大将，总统诸营，令辅臣张国维代监国推轮。是日，旌旗蔽空，车马如织，北望亦惊。顷之，进方国安荆国公，王之仁武宁侯，江干诸将与扈从诸臣，前后封伯者三十余人，挂将军印者一百五十余员。行间骄悍之夫。躡取而上，府衙镇体，肩舆黄盖，相望于道。而文士进身者，亦便欲速化为部曹台省，甚有鄙薄县令郡守，谓不足为。名器滥觞，至此已极。而又官义相讎，文武异志。如武宁侯王之仁，心本忠贞，而迹多可议。西陵纳妾，获间遣归，勒榜迫饷，而量敌纬战。人每疑之。以致于颖、孙嘉绩、钱肃乐等，啧有烦言。之仁愤甚。一日会马士英于潭头，于颖适至，之仁拔剑而起，颖几不免，幸士英以身覆乃已。由是揭参诸臣不已，孙、钱不安，欲以兵归吴凯，而协理台中，沈宸荃、陈潜夫，与监军参议方端士，见同事欲散之。且额饷无凭，欲以兵归总督义师之熊汝霖，而亦起退听意。朝廷为之慰勉乃止。其余如总镇刘世□与标枢争寓于长河，王捷毆御史刘明孝于官街，而方标定南伯旗鼓辱巡盐御史李长祚于营上，率以为常。

自拜将后，大小十余战，无败亦无胜。

十二月朔，北伏内墩，张国维发总兵赵天祥、张世凤，与熊标同进，上下深入，北莫敢冲，亦莫敢尾。独监军方端士与北值。裹疮酣战，斩馘擒骝而归。

众议以为北何尝不顾虑，特我不能一乃心力，所以一处进战，一处退休，此皆由于大将期会不信，调度不灵，故缓急有不相应之势耳。

十五日，监国复至萧，乃议分门夺入，定期以二十四日丑时，官义齐会，水陆竞进，以王□俊奉命为督阵使，遍历诸营上流五云一带，如正阳钱塘等门。则方国安、张维、所分也。下流姜家嘴一带，如太平、艮山等门，则王之仁，熊汝霖，陈潜夫等所分也。再下则章正宸、孙嘉绩、钱肃乐、沈宸荃、方端士助之。最下则吴凯、郑遵谦等复助之。是日，北亦大费区画，议背城一战以决胜负。孰意大帅无筹，惟知督促而前，深入陷中，北佯败，引方兵径进，北乃以一枝从万松岭截其军前之精锐，不得出，后无救援，而纷纷败走之徒，且扬帆直归本营，二三千选锋，尚可策应而为转胜之兵者，乃竟置之不题一字。方国安惟知痛哭，一筹莫展，而诸下亦莫肯为数千人出一议者。惟是威远伯方元科兵最号雄武，而又泥于术士之言，始终按兵不出一旅，方且以幸全为得计，虽下流熊汝霖等冒矢石，躬亲督战，北亦狼顾胁息。然而胜者自胜，负者自负，于斩将搴旗，终莫效也。南兵杀伤更多，江上军声为之大阻。自此以

后，遂不复频言陆战矣。是时淮抚田仰带兵数千从海上来，遂命入阁。

丙戌元旦，江上王之仁同诸臣先期奉表劝进，监国哀思孝陵，惨动颜色，涕洟不允，改元颁历，称监国鲁元年。江上诸藩镇次第来朝。

初六日，监国乃归越。

初三日，连日复渡，扬帆而进，北以飞炮御之，每半渡，噪而返，若游行若然，间或有歼，亦无几也。时□游急，方国安移镇焉。婺饷缺，张国维暂归矣。其余义旅无船无饷者，或归瓜沥，或住民房，或扎内地，虽各营俱有留守，而真正任事者，惟西陵王之仁、龙王塘、熊汝霖、及小亶郑遵谦耳。

又浙直总督水师荆本彻，与肃靖伯黄斌卿手书塘报云，北以千艘将浮海来，命议东守，乃移孙嘉绩之临山，移于潁于三江，移钱肃乐于沥海，移沈宸荃于观海，西兴小亶一带，益孤弱。又闻北掘河自赛公塘至江口，为移船出江计，又遍搜废铁，多铸铳弹，实有东渡心。熊汝霖乃乞海上总兵张鹏翼，及熊、和二将之在余姚者，令以舟师来听调发。又复令人西渡，觅将才余五化。

二十七日，熊总镇史标，同台中陈潜夫、副总裘尚爽及方国安所拨总兵方任龙等，移炮登岸对击。舟中大炮继之，毙北数十人，后方船阁浅，几为北及，赖监纪潘澄等炮矢发，北乃去。盖北之长技在骑，而南所恃者舟楫；惟虑水退船胶耳。陆战数为骑所冲，实不能驻脚，辄复奔而□乱且溺。水战惟恃铳炮，然江面夷旷，荡漾波心，北已凭高望，纤析毕见，南樯帆动，北已持满待矣。况复有胶舟之患。故或者谓形见势屈，非计之得。若但长此相持，诚恐变出意外，雌雄无久不决之理也。所以熊汝霖诸人，谓宜以江上为正，缓其重兵，而别出奇以挠之，非浙西诸路之兵不可。况起义以来，愿内应者多，而受朝廷之爵秩者亦不少。吴江吴易则受浙直总督矣，朱大定则受监军矣，钱重则受监军兵备，海宁查继佐则受兵部主事，而其兄查继绅则受监军兵部矣，其余如张贲孙之受兵部，及平湖马万方之受兵部司务者，不可胜道。由是长兴则有总兵金国雄，德清则有总兵庞培元，太湖则有总兵沈泮，双林则有总兵陈恭贤，乌镇则有副总杨维明。而海宁所指挥姜国臣，联络旧辖官丁，暗结都司姚钦明。与指挥满维城。又董延贞集船百号，托以贩盐，专待策应，而德清监纪孙爽，及海盐参将朱民悦，结连澈、乍两浦并盐邑中后二营，瞻望王师，有如云霓。

二月中，熊汝霖令总兵张行龙、朱世昌，皆亲历各营连结之；而以陈万良为首领，晋平吴伯，锡以敕印，赐以蟒玉。佥都御史吴易以密书潜订期纳崇德，原任礼部主事曹广全□南来，知长兴、宜兴密报恢复，吴江、嘉善近复底平。皆援剿浙直副总沈镇徐桐生，佐吴易、受朱大定指纵之所为也。又广德瑞昌王亦率敢死壮士以待，人心思汉，引领西征，以日为岁。熊汝霖意专志决，大

声疾呼，欲由宁、盐直捣嘉湖，截北粮道。而又虑嘉禾为苏、松往来之冲，虽取未必能守，而湖州接连太湖、长兴，吴江义师屯聚，王师一至，如响斯应，实为歼北第一要着。踞北肩背，计无出此。然必得劲旅三千，半月粮饷，发付万良，以凭调用，蔗机会可乘，而当事懵懵，了无筹算，惟日以江干打仗自愚，不足以慰思汉之人心。熊汝霖又兵不满千，无可抽拔，而饷又减口，以络陈潜夫之兵。不能那借，虽日与各营商之，亦褒若充耳也。

朝议开科，兴文教，饰太平故事，改提学道为提学御史。于二十九日令诸郡县大试生童。是日武宁标取萧山明伦堂钟去，以备中军用。

三月朔，西兴营王之仁邀荆国公过饮，未午，有数艇从上流下，之仁以为国安舟，自往迎之，及前乃北艇，仓皇间，已有从水汭来，扳舷欲上者。其小童忙以酒瓮撞其头，汭者堕水死，急命发炮，持火者颤不能举。之仁手刃其人，自引火发之，碎一舟，余艇竞遶而前，势其棘，之仁舟高大。操舟者乃力回舵转，尽犁翻其船，溺入水，生得数人，以捷闻。北自是不敢轻渡，而之仁之疑亦尽释。盖自去秋来谤毁满路，惟熊汝霖深信不疑。至是以孤舟力敌，而之仁心事始如云如日矣。江干诸旅莫不称快。

是日，闽中遣使臣陆清源赍三万饷犒师，江干诸师皆有分额，独遗王之仁及马士英，以之仁前有降北嫌，而马士英则以权臣误国也。故隆武于登极诏后备录士英罪恶，宾诸不赦。马士英深衔恨之。时适统师在江，乃以是事激嗾之仁。之仁怒，遂抢劫其舟，以煽惑诸军为辞，置清源于水舱，久之竟灭其尸，莫有问者。

先是九月初，北破徽州，起义乡绅金声被获于绩溪。至是闽阁部黄道周以兵来援，至开化，北掩至，遂袭之去。由是窥衢、严甚亟。时守衢者，永丰伯张鹏翼弟张继荣御之，战歿。中军沈桂甲骂北穿舌而死。守严者，总兵顾应勋等兵单且冲，咸告急，荆国乃令威远伯方元科，率总兵马汉等往援，力战却之，遂底定。

月中。署余姚令职方司主事王正中集兵千余，渡海而西，抵乍浦，北射城头兵，踉跄损失而归。会稽令查嗣馨不畏强御，有方兵打粮被获，命民集柴以火烧之。萧山令贾尔寿牧民御众有长才，时兵集江干，萧特苦，尔寿抚循若更生，诸藩镇亦弗憾，既加兵部职方。方端士又荐口各营军。定海令朱懋华抚兵戢民，调御得术，熊汝霖荐加兵部职方司。

月终，仍复议西征，陈万良新募千人往，以山会上虞折差银三千两，抵作西征费。先遣监军佥事胡景仁密备船只，至无一舟，以致监纪推官严士杰、副将来时桂，分头陆进，前标冲散。至落瓜桥，陈万良躬冒矢石，斩北焚粮，逼德清城。兵破德清，助义民；兵先溃，总兵徐龙达死焉。

四月初六日，东归。

浙西总督吴易兵至海盐，杀北令，北院张存仁亲至湖州。檄四府会剿，浙西义旅，多被冲散。熊汝霖闻之心胆裂，乃仍多方鼓励。开远伯吴凯身任浙西监军，陈潜夫、方端士，欲与副将沈维贤由江迳渡。宣义将军裘尚爽愿分奇兵五百，令副将谢国祯从间道往。定远将军陈梧，带兵千余，问渡临山。永丰伯张鹏翼亦听调集，而廷议游移，分头错乱。吴凯奉旨留守温、台，张鹏翼奉旨赴援严陵。陈梧不奉纶音，毒害地方，被姚令以民忿见杀，裘尚爽旋尔因循，陈、方两监军亦各思星散，讫无定裁，似少专决。

武宁侯王之仁再疏荐陈盟入阁，命下，盟再三辞，且言诸藩镇虐民之害，兼列朝廷门户之非。意欲尽捐夙习，然亦不能行也。

十六日，定海总兵张国柱部曲之慈谿、余姚、打粮，为后海百姓杀伤甚众。兵焚民居而去。国柱本高杰标将，浮海来，为定关帅王鸣谦留置麾下。其实跋扈骄悍，王不能驭。亦殊苦焉。时总督浙直水师荆本彻亦扰害地方，为肃靖伯黄斌卿所杀。又阁部田仰，及义兴伯郑遵谦，因夺寓争哄于殿。太监客凤仪兵助田仰，欲手刃遵谦于殿上。甚至矢炮相加，杀及平民，震惊天阙，人甚骇之。

五月初，进王之仁兴国公。

建言者谓西征奉命久，陞爵多，诸将迁延误事，宜罪伏钺以示警，庶可督促起行。然葛粮未备，舟车未集，兵帅未选，训练未行，徒冥冥举事，以资谈讌。陈盟入阁，亦主西征，乃定议分水陆二路。以肃靖伯黄斌卿、总兵张名振，从海上入黄浦，取苏松，与太湖合；以平湖马万方监其军。以督师阁部张国维率平原伯姚志卓、张名宿等，从安吉、孝丰出湖州广德，与瑞昌藩合；以方端士果敢有为，加佥都御史，抚治浙西，加兵部职方司主事，监其军。内廷一人主其事。一人主饷。渐有端绪，而警报至矣。北前取沙船，自内河开坝通江，尽数出渡，口声甚亟。其地正对小亶，时各营皆饥，而义兴尤甚。其饷已经定南伯俞玉分取，至是竟有毙者。方议调吴凯兵防守，而已无及。前北抚萧启元初至武林，便欲必渡，为沈舟破釜计。云能渡则渡，不能渡则散。其窥渡之意甚决。又加北来新兵尽至，帐幔弥空遍营，六合塔上下，一望数十里尽白，乃移炮聚一处，对条沙轰雷震天，声势甚盛，上下并急。

二十一日，金火战于昴度，又相犯太阴。

二十六日，太白经天，连四五日。

是时亢旱久不雨，江潮不至，上流涸，北犯富阳，北峰山守将潘茂斌等败走，涉水而东。先是乡民导北渡江，云浅可涉，北犹豫未敢行。至我兵涉者仅及马腹，遂以数百尾渡，从磻谿过江，行十里许，至柴沟营焉。此二十七日事

也。

江上方国安兵将皆有家，家于船。二十八日闻报，国安传令二更并船，三更起火，亦愤将士不尽力打仗，皆由系恋家眷，浪言尽杀营头妇女稚子，遂散各营将士。诸营亦不顾命。争挽船入坝，譁甚。威远伯方元科以兵不宜散，又连杀二三人，但荆命已出，不可复止，亦遂遣之。潭头七条沙一带，营头尽散。

二十九日，越城闻报，时江上诸营俱未动，北渡者少，似可并力御止。陈盟犹劝监国作亲征六诏，飞递江干，不意申刻方国安家眷已漫塞越城内外，而江上诸营亦无固志矣。城中于方兵至，知北兵已渡江，争欲去之山间，方兵不容出。

三十日，提学御史庄恒犹覆试诸童，卯刻，监国发宫眷，国安至，犹云守绍。顷之，并监国亦行矣。是日之暮。北兵始至河桥。

先是二十七日，吴凯自台州至，遇变，遂走诸暨，后死焉。

萧山株墅翁逊字大生，向与陈潜夫、熊汝霖共事，至是闻磧溪渡。方氏先溃，江上军无固志，翁扼腕甚。白陈请再视江浒。沿江上下，疾走数百里，壁垒皆空，还谓陈曰：国尚可为乎？南北沦陷，不意又及江东也。皇皇欲何之。我将以钱塘江潮荡我郁愤也。请先辞去，遂跃入大江死。

六月初一夜，北兵追方国安于蒿坝，方元科殿之小江，杀北数人，暂停不前。

初二日。诸暨庠生湄池傅日炯字中黄，走门人何綦炳斋头晏诀，悲歌浩叹，作绝命词曰：国耻未伸，母命如线。势不可为，发肤将献。畜固难存，薙亦羞见。賁志已濡，死不当殄。其母钱氏知炯之殉难也，特来戒其酒，恐人以炯为酒误也。炯受教送母归，冠孝巾，服麻衣，往宗祠别祖父，又归别其母，母躬具酒肴，命幼孙持浆满觞而三酌之，庆慰备至。至未觞，则跪而勿饮，母诘之，则曰：子乐母戚，是弗忍饮。母曰：儿饮，予勿戚也。遂饮之。炯更涤觞酌献母曰：惟愿我母无楚于家，母复笑饮之。母子劝饮半日，炯乃扶母上坐，四拜永诀而出。炯回顾母，母亦顾炯。母又即命曰：儿勿顾。于是竟往江浒。忽忆江中有石名曰义罗石，其形挺直，其平如削。又高歌曰：世污浊兮湄江清，人善时兮罗石古。惟伊人兮客何方，逍遥此兮石上旅。吟毕投入江中而死。次晨，乃果于■〈义，去、〉罗石上获尸以归。

诸暨湄池儒士傅商霖闻中黄死，吊以四诗。其四曰：我门忠孝代多人，清史鸿标蜡烛名。今得吾昆相继美，湄江湄水古今清。又明志诗末有曰：但顾谱书明末子，不欲吾孙说国初。又歌曰：人类尽，三网绝，世尽甘，予心裂，幸父葬，母已穴，妻虽有，固可撇，子即幼，亦难说，正衣冠，笑而诀。又愤歌

曰：忆昔高皇我太祖，扫除之功驾汤武。礼乐文章冠百王，纪网法度优千古。貽厥嘉谋淑后贤，代有明王继九五。念我先皇十七年，何时暂解茹荼苦。由藩入践不踰时，逆璫授首威灵斧。亲秉文衡擢俟贤，免税蠲租施利溥。夫何贼寇日交讐，杳无南口与山甫。恨杀八股腐头巾，彼此相蒙成地府。幽暗昏昏扃莫开，贿赂相通拥子母。事君不念地天恩，苛虐小民实如虎。贪儿十万启边关，卖国通天罪难数。呜呼臣已不成臣，闯贼缘何不跋扈。一朝窃发逼神京，果尔诸臣咸拜俛。若无先帝社稷殉，哭杀明朝一代谱。中云、南都建主鲜英明，又值权奸肆簧鼓。耽财嬖色复沈湎，日夜君臣只歌舞。贸官鬻爵不资偕，卖菜佣儿亦膺口。戴天不共置罔闻，政事纷纷日旁午。又云：潞藩一叶仅线线，修斋诵经何其口。冠绅尽是楚猿猴，武弁原来奴仆伙。江东虽小亦可兴，生养教训鲜越佐。拥兵朝夕惟虐民，谁思尽忠报皇祖。致使神州尽陆沈，那讨一块干净土。后云：然而大厦既云倾，一木难为柱与础。况我书生甚藐焉，作辞敢仿离骚楚。惟尝清夜自思维，幼曾读过邹与鲁。兴王后史采民谣，或者不尽废狂瞽。既作歌，不食而死。

初四日，北兵至暨阳。

马士英携家眷匿嵯县大岩山中，居数日，入四明山之金钟寺剃发。北至出降。北尽杀其兵于林中，令骑一驴之台州招降方国安。国安已渡黄岩，与北隔江，北白标先至，方元科欲尽杀将士妻妾，决死一战。国安犹豫不忍。北兵抄出后路。马士英适至为先容。诸军一夕圆帽成发监落，头尽白，人尽清矣。方国安出，方元科等亦降。

鲁监国浮海依肃靖伯黄斌卿，江上熊汝霖、郑遵谦、钱肃乐、冯元颺、沈宸荃，及平湖马万方并张肯堂、朱永佑、吴钟峦等，相继共依焉。阮大铖早与北通，北以内院处之。至是竟出。

兵部尚书余煌，字公逊，号武贞。先乙酉六月，北檄诸绅朝见，余独不往，书数语曰：膝不可屈，发不可披。飘然乘风，孤竹之遗。复遗命不择美木，以先帝后不即梓宫，两尊人皆杉槽耳，殓以时服，祭以小腥，不作空王事，不祀乡贤，不刻文集，不求志铭，不从形家言。石碣上止书明高士余武贞墓。至是初四日到渡东桥，命仆以绳系身，曰俟气绝，即移尸在岸。仆收绳急，余不死。喘息少定，开眼叹曰忠臣难做，复跳入桥下，乃死。

山阴朱玮，字鸿儒，年二十四，兵溃，从父祖避兵梅里尖墓所，辄正壁坐泣。间语曰：人畏兵，我不畏也。家人疑而防之。初四日，故称剃于招提，还舍，整衣冠，书箠，逸去。其家索之，林舍俱无，走野扣灌夫。灌夫曰：顷见少年望墓再拜，直往河上，迹之乌有。父号于塘曰：明将徙家于项里，宁守魄以罹祸，抑弃骨以远难。三号涌而出，角巾僵立，有似生焉。

山阴文学范史直，字域之。原名于晋，负石投江。初五日，监军御史陈潜夫字元倩，旧讳朱明，兵溃，归寓小瀨，作绝命诗曰：万里关河群马奔，三朝宫阙夕阳昏。清风血泪苍弘碧，明月声哀杜宇魂。白水无边流姓氏，黄泉耐可度寒暄。一忠双烈传千古，独有乾坤正气存。同妻妾孟氏赏月于村之孟家桥，两夫人先联臂而入于河，然后先生从焉。观者数千人，先生犹与两岸人拱揖而别。

御史何弘仁血诗题壁曰：有心扶日月，无计巩河山。化作啼鹃去，千秋血泪潜。殉难于旅邸。

御史沈履祥督饷台州，北兵至，送监国入海，同总兵张廷绶、李唐禧入山。当事询知，逼薙不从。诗四首失。受刃死。张、李亦不薙，同时殉焉。

兵部职方司主事沥海所高岱。号白补，次子绍兴庠生高朗，字子亮，同欲殉难。朗肃衣冠泣拜曰：儿不能待，当先期以俟。白浦瞠目送之曰：尔能先我，尔能先我。朗命仆驾一小叶之海口，翻跃入涛，仆力援不能解，因嚙其臂，痛甚乃放，岸帻浮去丈许，复跃以手捞。整帻而没。白浦捞尸殓讫，遂绝粒，犹饮汤水。至七月，闻朗生遗腹子，甚喜。欣然命取酒三杯饮之，自后虽汤水亦不入口，饿而死。

礼、兵二部尚书詹事台州临海陈函辉，字木叔，别号椒道人。生时，太封翁梦杨椒山先生降临，故字号从之，号小寒子。乙酉六月，举义台州。丙午五月，事坏，入台之云峰山。其峒岈有碧潭，愿为止水，谢而作诗曰：骚经何必读灵均，山鬼空潭啸旧臣。落日湖边芳草冷，城东樵者是前身。又曰：眼见两都轻一掷，孤鸿何处觅安巢。初九日，作自祭文。为乙酉六月以文自祭也。其时祭之而不克死，投水者一，投环者再，逮赴槛车者数数矣。遇监国立，遂破家起义，同志者共十五人，赖高皇帝之灵，佑我哲王，誓师于越。张、王、熊、吴诸文武相与夹辅帝室，如支覆屋，仅及一年，天不祚明，闵凶复告，播迁出走，予依依内殿，主上命从小路前发，急走还寓，见诸仆已携襆被出，驰至五云门，目睹陈、谢二相公皆被截回，遂转至稽山门，士女流离，逃兵载道，干戈刺体，即自问道过上若，穿岩岭，下潘墩，抵天台之远村，道经寒山古寺，于洞侧遇一老衲，谓居士识本来面目乎？生死，释子看得轻。忠孝，儒门看重。尔二事皆了了，亦可以掉臂竟行矣。予拜受其言起，而忽不见，恍然与素心合，复从何彻龙潭，于小海门问渡，黎明抵台西郭门外，而各营焚劫，城门尽闭，咫尺不能谒天颜，哭而入山，因得至云峰读书故处。此予缘也。亦予命也。山上有池，可以殉国，人恨不得其死耳，为本朝死，为故君死，为寸丹死，为见危授命死。夫子曰：守死善道。然则此日之从容就义，体受全归，亦孰有善死如予者乎？空山无棺，白茅可束也。空山无人，山鬼可招也。空山无

葬祭，麦饭可供也。予自甲寅读书此山，与湛明大师外往还三十年，今湛明以四月先逝，塔于是峰之腰，予以六月殉亡，埋于是峰之脊，亦如远公渊明了元东坡，可以相视无愧。客冬出使温、处；读先正尊乡录，宋之亡也，吾台死难六人，以王琥为最，而不仕者至数百人，靖难之变，王叔英、卢元质诸君子称八忠，而方先生以十族湛夷，此古今第一烈性男子，每尝拜其祠下，阴风飒飒，今亦可以追随而无憾于心矣。顾所愿慕者彼樵夫也。夫不知其姓氏，■〈尸上土下〉骨东湖，予自誓孤肝，流尸峰沼，魄沉于渊，魂升于天，意犹恋此名山。自兹以往，一坏之遗骸在丹碧，尚诩乎本朝。迨夫天下既平，悯忠不少，后之好义君子，予筑土岭上，肖像高山，庙貌长存，僧伽共护，则羊公有言，吾死后魂魄犹应登此山也。况乎埋骨栖身于古佛山灵之侧者乎？吾作此文时以代祭也。惆怅写成，不暇增饰一言，点染一字，但知写我平生一片心，世缘已断，爱河已离，亦无依恋，亦无罣碍，亦无恐怖悔吝。此一潭水，明月在天，世世生生，长伴禅林钟磬声，后之诸友与两儿来哭时，可以此文写一通焚之墓前，再以一通质之天下有心者，夜即宿湛明禅师房内。漏下五，作六言绝命词十章。序云：乱离无诗韵，皆信笔口占，将死才尽，亦聊以告天下诸同志云。一曰：生为大明之臣，死为大明之鬼，笑指白云深处，萧然一无所累。二曰：子房始终为韩，木叔死生为鲁；赤松千古成名，黄蘗寸心独苦。三曰：父母恩不能报，妻儿面不能亲，落日樵夫湖上，应怜故国孤臣。四曰：臣年五十有七，回头万事已毕；徒惭赤手擎天，惟见白虹贯日（前有白气。直冲肩舆）。五曰：去夏六月廿七，今岁六月初八；但严心内春秋，莫问人间花甲。其六阙。七曰：斩尽一生情种，独留性地灵光。古衲共参文佛，麻衣泣拜门皇。八曰：手着遗文千卷，尚存副在名山。正学焚书亦出，所南心史难删。九曰：慧业降生文人，此去不留只字。惟将子孝臣忠，贻与世间同志。十曰：今日为方正学，前身是寒山子。徒死尚多抱惭，请与同人证此。又别亲友诗：故国千行泪，孤臣一片心。诸僧索遗言，走笔留八十句。中有：叔世君臣薄，其道变为市，麻衣不草诏。所争惟一是。东湖樵夫亭，芳名佩兰芷。头白谁百龄，汗青自十纪。又作小寒山子云山埋骨记曰：此一副骨头，半生肮脏，百折英灵，只成就一个寒字。山寒而龙蛰之，人寒而星岳依之。归骨兹山，其天定也。记予自甲寅始读书山中，五月披裘，闻钟发省，听夕相对，恒得湛明诗以寒印其寒，如寒潭之印秋月，而今间关重茧，只身归家，家园付之一炬，寸丝不挂，饼粟多捐，仅有古寺旧友诸衲子，为之诵经下钵，而二三义仆辈感主人之死国难，痛哭再拜，以寒泉一勺奠之，妻孥散亡，世缘已断，不殖不封，无烦改卜，以此贻同好，待我儿见孤臣魂魄之所依，与兹山相终始外，有豫知后来启棺视殓者为杨衙官，与书一纸，且赠二金，置佛炉下，自书神位，肃冠服遥

拜君亲，乃拜佛像，投寺门池中，不死。起而索卤，又不死。起而复命诸僧绕佛前环诵，身坐湛明和尚故禅榻中，自经死之。一手握尚书印，一手握扇及素珠。此六月二十三也。其笔砚书纸皆命置棺中焉。

阁部金华张国维，号玉笥，兵溃归，有绝命诗三首。一曰：艰难百战戴吾君，拒北辞唐气属云。一去仍为朱氏鬼，英灵常伴孝皇坟。二曰：一瞑纤尘不挂胸，惟哀耄母暮途穷。仁人锡类应垂泽，存没衔恩结草同。三曰：夙训诗书暂鼓铎，而今绝口不谈兵。苍苍若肯施存恤，秉来全躯答所生。自缢死。

阁部金华朱大典。号未孩，乙酉，北兵至杭，退守金华，方国安溃师欲入，先生不许，相持久，国安精锐，大半耗于城下。金城得全。以是国安陈师江上，朱师不出金城一步，祇自料守备之具。至是国安降，欲首先效力，导北兵以火炮攒打。七月十六，城破，屠城，朱合家焚死。

金华总兵山阴吴廷璿，字瑞玉，赴火死。先是吴与夫人傅氏约，城陷以手帕为质，至是手帕来，傅氏亦自经。

武绅徐日舜号五人，西安人，向累功至贵州游击，监国授扼华军门，城将危，犹巡城。被获，大骂，穿舌而死。

金衢兵巡道黄金钟，七月二十九攻城，八月初二城破，被获不屈，骂而死。

楚通城王，城破被获不屈。云：金枝玉叶，惟有死而已。杀而死。

江山知县方召□，直隶宣城人，平时轿前两牌。云：不受钱，不惜死。北兵至，正衣冠拜阙，怀印投井死。

衢州通判谢□□，城破，正衣冠自缢。

兴国公王之仁，号九如，江干事坏，驾船驱家眷入海，穿鳞衣，乘大轿，直入南都，田事使人押。王笑曰：谁使吾来，吾欲死得明白正大耳。押我何为。谈笑从容，出入自若。衣冠不薙。有绝命诗二律。一曰：黄沙白浪起狂飚，力尽钱塘志未消。半世功名垂马革，全家骨肉付江潮。诗题四壁生如在，大笑秋空死亦骄。三百年来文字重，祇今惟有霍骠姚。二曰：通济桥边独步时，国门惊见汉官仪。欲将须发千古，拚取头颅掷九逵。死后只应存剑铍，世间终是有男儿。瓣香拈起寒霜劲，白日含愁不敢悲。杀于南都大中桥。从事八人亦俱死。时人以大中桥改为大忠桥。

一年之中浙东情事大约如是。其一代人心风俗，概可知已。又有海外舟山闽中事蹟，当另录以续入可也。兹不赘。

●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

钦定四库全书提要

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一卷，不着撰人姓名，所记乃惠献贝子富喇塔讨

逆藩耿精忠，由台州进兵之事。富喇塔为追封贝勒篇古子。康熙十三年，耿精忠据福建反，圣祖仁皇帝命喇塔为宁海将军，同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统兵讨之。是年至台州，破贼于黄瑞山，又连破之紫云山、九里寺山。十四年，败其众于黄土岭，贼将会养性乘夜遁去；遂复黄岩县，直取温州，浙东底定。其详见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及八旗通志中。是书盖即台人所编，自十三年四月耿逆初判，至十四年八月贼党自台州遁还温川；凡所闻见，各举崖略，随条记录。贝子以懿亲受寄，尽瘁行间；剿逆绥良，勳猷懋着。其间战功次第，自不若国史所载，见于奏报者，尤为明晰赅备。而贝子抚恤军民、安辑士庶以及运筹决胜之实，闻阎传述，睹记颇真；以与本传详略相校，亦时有足资参核者焉。书前原有纪略一篇，别记贝子台、温二郡战绩；又抚嵊事实一篇，纪嵊县土寇应贼，贝子遣兵讨定之事，俱不言何人所撰。又平闽功绩闻见录一篇，为闽人金泳所作，乃记贝子自浙进兵平闽之事。其文亦颇详尽，谨各仍其旧，附录于末，以备互考。惟原本各条下俱缀以七言绝句凡九十六首，词旨浅俚，无关考证，并从刊删云。

■〈王界〉国朝滇黔平西王吴三桂、粤平南王尚之孝、闽靖南王耿精忠，康熙十二年奉召入觐，当年十月，吴三桂抗命反。尚王亦反，耿王于次年三月二十四日叛于闽。

耿逆叛，即起兵寇浙江，衢州所属常山等县失陷。时总督李之芳，力为扞圉。耿逆遣伪左军都督曾养性，由福宁州而来，将士献城，总兵吴万福合家受戮。

十三年四月间，曾养性率寇经温州，平阳县游击司廷猷献城，逼温郡，总兵祖宏勳、城守副将罗万里、副将杨春芳、游击魏万侯等战贼败绩，温郡接壤黄岩，黄镇阿尔泰频羽达督抚两台，交移提督塞白理亲援。

五月二十二日，宁波提督塞白理率兵自宁抵台，赴温进剿。塞体肥胖，憚于鞍马。至临海桑洲，浅濞平滩，塞藉舟筏不备，希噤巡抚劾台守高培不遂，不得已乃从宁海薄台。才千余骑，颇不驯服。所至索食，甚于索逋，民难于供应，恣其骄横，群向塞愬。塞置不问，延缘多日方行。

六月初九日，寇陷温州，总兵祖宏勳、城守副将罗万里开门降贼。城守副将杨春芳、游击魏万侯、温处道陈丹赤、永嘉知县马皆死之。

塞白理师援温州，日行三十里，至则已踰五日之期。缘塞有幕掾，素与闽寇交密，早与寇订约，勿犯宁波，俟事平传檄可定，故尔后期。及塞诣温之馆头地方，不渡而还。温州遂陷。后掾冒军功，即补官东粤，索塞厚赈，不予，掾持塞短，塞怒羁其家丁五人，手刃其三，腹将苦谏乃止。由是，塞之妄行无忌，声遍浙东矣。塞于是月十八夜经台，即抵宁波。

二十七日，金华山贼陷仙居，知县郑录勳、副将汪国祥内外夹击，贼寇李云就擒斩之，余党潘、蒋等仍潜匿于山谷险峻之处。

二十八日，杭州驻防都统周云龙带满兵到台。

七月，寇逼乐清县，不战而降。乐清乃温郡北邑，至大荆七十里。大荆至黄岩亦七十里。八月初二日寇遂逼黄岩，屯扎南门外羽山。太平、黄岩乡村，男女奔窜，已受胁制。

八月初三日，总兵阿尔泰，尽部镇标兵、城守兵并象山、新昌二营调至兵，于是日出战南门外大败。

初，曾养性在温，黄岩城守参将武灝阴已纳款，阳修濠沟，假为备御。迄寇屯羽山，薄南门，城下旌旗蔽日，镇标兵、城守营兵与象山、新昌援兵约五千，阿镇欲决死战。初三日，强灝同赴敌，贼势披猖，莫敌遂败，折卒一千五百余人，诸将仅以身免。时灝主降，尔泰欲撤营奔台，为灝所制。黄人汹涌，乘文武官聚议于东门之祠山殿，士民沿街塞道，长跪乞命，求为保全计。尔泰不许降，遣蜡书驰报台道提督都统救援。周都统遣萨克苏部满兵三百至黄，尔泰恃心膂，拨守西门。阿坚意死守。

八月初八日，城守参将武灝开东门，三门降贼。武灝早与贼通，因满兵守西城，寇从西城杀入，满兵即与巷战俱死，仅留二人匿城内三清桥陈孟玉家，得脱。萨克苏目刎。贼前军都督李长春亦被满兵击死。是晚，尔泰左右皆离叛，尚宿南门较场，拥数骑将归署，灝挟之偕降。养性待尔泰以甥舅礼，改名刘建中，为定远将军。黄岩知县熊兆升，江西丰城县人，不肯仕伪，以伪定远将军祖宏勳、豫吏仇维贞管县事。城陷之后，人民流亡，市井邱墟，所有民居，俱贼占住。富者勒其供应，贫者苦于力役，遭伪苛政，酷虐非常。

伪都督曾养性统群寇屯扎黄岩南门外羽山，设大红哆罗帐房十余座，称为大营盘。中前后护卫皆严。每日率群寇在城东郭外二里许饿虎山脚操练阵图。新降士民俱着割辮蓄发，裹以网巾，使用铜钱，从闽省搬运。内铸裕民进宝。有土屿一乡民，不肯要钱，即斩于市。

伪将军朱飞熊，闽人，系水军都督，梟獍无比，每赤足不履，驾大■〈舟宗〉，联络大船，自海门排至黄城北门外浮桥。飞熊系听曾养性节制，不时赴曾养性营盘，商酌机宜，至则有少年健儿五百人跪之，唤曰儿子，皆服大红哆罗呢短甲，遍体照耀，寇容可畏。

阮姑娘，闽人，乃系嫠妇，性最凶残，亦带水师寇吾营。此妇威猛莫伦，举步如飞，遇夜恐人行刺，独宿桅斗之上。部下之寇，皆熬煎桐油，磨练两足。有赤脚者，有穿名铁草屨者，怒即杀人；水师时本妇，辄为先锋。

九月二十七日，伪都督部寇半从黄乡西度，度城岭、檣溪，驻劄郡城兴门

外江南章家溪等处地方。祖宏勳、阿尔泰部寇半从黄北乡度黄土岭，至郡与养性合兵，分三营盘。曾养性居中，祖弘勳居左，阿尔泰居右。养性营盘后有刀斧手五百，分布左右，名曰后墙。

十月初十日，都统伯穆赫林吉尔塔布、提督段应举、塞白理等，率兵过浮桥，战于长天洋，败绩。渠帅曾养性侦王师之将袭，夜半整众以待。我师由浮桥登陆，甫冲锋而满兵接战，贼兵两路，一由紫沙壘杀出，一从江岸杀来。我师急回，贼已将浮桥砍断，且马向不善渡津梁，负伤者十之一，堕溺者且十之四。惟台协中军马龙鼓丝旗趋云峰山下，抄贼后尾，踊跃。移时，寇恐，空国而至，悉众来援，战可一更，逃归数百人。龙徐自将所部，突围踰护郭岭，渡七里江，带残兵归郡。时居民登高远望，但见宵火烛天，哭声震野，几以是夕陷郡城，贼众唱凯歌班师，金鼓欢呼，琅琅动勳。

十四日，仙居又陷。先是，仙居为山贼李云所破，知县郑录勳、金书汪国祥已经恢复。缘周都统援台时，带满兵才七百人，其半歼于黄岩，仅随身三百余人，闲身羁旅，树立情浓，遂赴仙居，欲图进取。不虞寇皆闽人，为魁首者朱福等，强悍十倍于周都统；在仙数失民心，竟有投牒渠帅数愬之。未几，寇榜周罪状通衢，即遁回郡，遂弃仙居，知县郑录勳抱印趋杭。

十五日，收阵亡尸，天洋之战，本出有心，转成挫衄，然悔无及。寇亦微有恻隐，不忍颠越尸伤。于十五日，在西岸各树标，听亲属识认载归。一时郡内通衢僻巷，无不焚兰热桂，腥血风回，闻者欲呕，荐死悼亡，悲号日甚。

自郡南为贼所据，沿江六七十里，如章家溪、龙潭壘等处，俱筑土囤，与我师隔江而守。又水师贼将朱飞熊，将大■〈舟宗〉战舰一带，沿江停泊于涌泉、新亭、后泾等处。至我师俱从西北陆路坚守，提督塞白理等领兵守东路蔡岭、龙王山等处，坚筑石城，安设炮位，以通宁波大路。都统周云龙等领兵守白塔了、倭山、后岭及西路松山，留贤等处，俱布置营盘，排筑土囤，以通天台大路。

布置各营盘，开掘深濠，暴露朽骨，过者太息。

伪总兵朱福，既据仙居，遂领贼众出天台大路，以断粮草。仙之西北，接壤天台；若横水、紫凝诸村，贼踪游奕其间，时屯于天封寺，寺创于唐，制颇宏敞，遇官兵辄拒战，我师竟为所败，粮道遂绝。

二十七日，都统周云龙议屠台郡。台道杨应魁力争而止。周都统以贼东西搭造浮梁，急图攻城，城内惊惶，俱欲逃窜，且屡战挫败，满兵全活无几，绿旗逃回甚众。疑台人与贼暗通，遂议屠台，以守新昌。赖杨应魁力主不可，以台为宁绍门户，台失则浙东皆为寇有。周云龙又以粮道既绝，贼势猖獗，急不能守。应魁厉声疾呼，指文武满汉官兵，谓朝廷封疆，寸土难失，若见危辄弃

，要我等何用。满汉军民，咸推为是。先，周都统弃仙居时，应魁争之不能，备将仙居若弃，必致为贼所据，断我粮道等情，已密启大将军康亲王，暨宁海将军固山贝子览启，深器重之，以将来计，全台者，必是人也。又应魁到台时，至绍之嵎县，被山贼数万所困，应魁竟以防卒数百人杀出重围，人咸服其智勇兼备，无颡顽者。

十一月初四日，宁海大将军固山贝子提师援台，百姓顶香，跪迎遮道，延袤六七里外，俱告以荒乱惨伤情形。贝子惻然动念，慰以不必惊惶，自有平寇之策。贝子之莅台也，公听并观，不徇偏见，功疑惟重，罪疑惟轻，于文员諏以土俗民情，于武职每察以树功效力，揣测多方，徐施方略，井井有条，备言天封战败，非诸将之怯，乃三军之饥。即下令慰谕，椎牛酹酒，大行犒赏，谕以务必坚壁固垒，慎毋轻举。自是，诸军皆按甲不动，军容肃然，民亦赖以安堵，秋毫无犯，各得安业。

先是，安设各营盘，东尽羊拇坦，西极留贤，毗连三十里，所有民间坟墓，俱被开掘濠沟，骸骨暴露。贝子莅台，经过营盘，见之，不胜哀悯。留即传谕诸军，嗣后不许摊掘民莹及砍伐松楸，违者按以军法。又前殉陈之人，远乃辽蓟，近则京口、杭州等处，亦即谕下，给以运费，令子弟为其父兄，仆从为其家主，即将骨骸舁回，各遂首邱之望，仁哉！贝子真泽及枯骨也。

会当风鹤时，人人自危，幸贝子到台，镇静调度，大慰士民，云霓之望，亡魂得以安土，其恩更莫大焉。

初十日，倍饷给山营诸军，陆营诸军依山戍守，渐徧沍寒，各有怀乡之思。杨应魁察其意，启于贝子，即下令谕倍月饷以给之，欢声如雷。

十二日，发台协官兵，交监司杨应魁推问，周都统以台兵与寇通，疑终不解，启贝子，以发问。台副将秦宏猷向框梗概，通贼并无实蹟，应魁以诬启。贝子素信应魁公忠，其疑顿释。贝子令谕邑令王铸鼎，按地召集乡兵之首趋辕下，饷以酒食金币，试有膂力者，给以练总割，暇则互守御，有事则导官兵先行，既为杜奸之计，复得地利之宜；军前竹木，动需千百，有司檄练总按户分任，克期以交，时称便焉。

王师压境，度支靡常，然非径渡灵江，莫由陷敌。贝子檄同知祖进朝，即西门厢房为船厂，董造江津为上舟驾梁。

续演水师于东湖，贝子恐水兵未谙，无以迎敌，遂令演习；檄有司募水手操舟，演于东湖，战舟遂成阵势。

舟泊城南金鸡岩，夜为江流暴涨所驶，失去一半。贝子惟邑令是问，令责管舟民户，愿觅舟赎罪。贝子笑许之，乃披蓑笠，偕水手沿江号哭，见舟所在，哭益惨。盗诘之，还以原船，亦贼心变为善心也。

二十七日，增白塔汛戍兵。白塔寺角枕灵江，与了倭山密迤，前拨守兵无多，恐为寇所据，北阻饷道。贝子允禔将议，晚引步卒五百协防，朝仍掣回所拨之兵，皆绿旗也。

十二月，大雨雪，军马皆饥，军中斗米三百钱，束草钱百文，重价无由购。自黄、天、仙三邑为寇所据，在地粮草已绝，大军所需，俱从宁波，由桐岩岭运至台城。

贝子莅台后，领满汉大军不下十万，月支动辄三万七千余，费苦不赀，诸将急欲议战，贝子弗许。

初二日，贝子以岁逼年饥，民不聊生，传监司杨应魁、郡守高培、令王铸鼎，转传缙绅，议法赈济。贝子当发银四百两，谕台道守令酌量捐赈，并劝有力绅衿，亦行倾助。在天宁寺煮粥救济，岁尽而止，饥民得以存活。

二十四日，贝子令各练总乡兵暂回卒岁，谕尔等俱系乡人，届在岁暮，父母妻子，倚间而望，每名给银一两、米三斗，即令回家。各乡兵感恩无地，愿效力弗去，贝子嘉悯之。

乙卯康熙十四年春王正月朔，贝子率百官朝贺，礼成，命坐赐茶。

新正，大雨连宵，军皆苦之。

十四日元夕，禁庆赏。贝子令守令可传谕士民，大寇对垒，防范须严，虽值元宵，不得庆赏。

十九日，沿江春草方绿，牧人驱群就食，贼误为兵，驾船努力来御，飞报贝子，遣兵急迎，贼已退矣。

都统周云龙，自带兵来台，贝子察其有建白，素不惬意。周亦自知无所树立，殊苦岑寂，竟于别郡，觅美人，匿军中，侍起居，后周知贝子风闻，即遣去。贝子查无实迹，又加严饬，周始悚然。

周都统隕于七里崖下。是日清晨，烟雾迷离，寇疑有警，隔江发巨炮。周都统适单骑自松山回，经七里，地势窄狭，飞弹击岩石，回中周左耳，随隕马下而卒。天乎！寇乎！

二十三日，贼水师都督朱飞熊弟朱光祖，带兵一百余人，战船三只，投降。将伪都督割缴上贝子。贝子纳其降，赏以功牌，安置蔡岭营。

二十四日早，各官启见贝子出，独留台道杨应魁、仙居令郑录勳，商酌机宜。

二十五日，遂拨兵进剿。仙居郑录勳，密遣牌一面潜行，知会仙居大路居民，速即搬移，大兵不日接临，恐殃及无辜。贼朱福、建必中等屯扎在城，知我师进剿，速报曾养性，又遣伪总兵蔡玉树，领贼众二千协守。

二月初一日辰刻，郑录勳为乡导，我师统满汉兵克复仙居，攻败之，余贼

杂民处，黑白难辨，横罹锋镝者，不知凡几。先是，贝子以仙居要地，今为贼所据，游奕天台地界，不时阻我粮道，深为可患。故于二十四日，独留杨应魁、郑录勳等共议恢复仙居，指画甚善。

初一日，一举即报捷音。

初四日，贝子谕台道杨应魁，查有贼踞城池，能预为投降者，免其诛戮。如有拒敌者，一概不留。妇女给军。此本朝定例然也。但仙民因我兵撤回，被贼迫胁，实非甘心从贼，与他城失陷不同。原其初情，深有可悯。该道即谕知县郑录勳，查明妇女，果有本夫及至亲愿领回者，该县稟明都统，即许准赎，为此特谕。

初五日，寇营小两山。

初十日，贝子令禁牧卒，不许扰害村间。

清明，不禁民人出城祭扫。

二十九日，水寇大■〈舟宗〉，陆续进泊小两山，议者思效火攻，二、三两月，归燕不巢而去。是春，燕自南归，暂泊梁间，终春之季，不复葺垒。哺雏岂畏兵乎！

总兵阿尔泰，虽则降寇，志图复讎，遣一技勇号周千筋者，持蜡丸三颗，泅江欲入城，启贝子，致监司杨应魁与其随征子夸蓝大，被巡江寇兵夜于江面逻获，解寇帅伪总兵崔，转解曾养性发之，知其约于三月初七日决战。养性当将尔泰拿解耿逆绞死。又如其字样，另写血书蜡三函，别遣腹心来投，改约以初十日出兵为期。尔泰谋为内应。养性随将章家溪大营盘群寇添入小两山营内，预为准备。贝子监司平素慎于行兵，动谋万全，早信尔泰无从寇意。其子又在麾下，故一时莫察。先令水师提督常进功，舟师进发海门夹攻，竟于初十日夜调满汉兵丁进攻小两山，转为寇所败，计折满兵三千余，汉兵亦如之。我师大挫，是日为立夏节。

十七日，海战大捷，我师未攻小两山，时贝子先令提督常进功，带满汉水师进发海门。是日早，寇首朱飞熊辄以身与官兵御，胆悍异常。常进功所携枪手三百名，素号谙练，迎敌时百发百中。战日亭午，炎气蒸人，飞熊岸帻，手持双戟，跃入我舟，欲刺进功，被用鸟枪中额而毙。群寇遂败。水军功成奏捷，贝子大喜，于邸第开讌行赏有差。

十九日，贝子命祖同知抚恤仙居。

二十日，贝子由东门出，巡视各营盘，晚从西门入，见郊外田尽荒芜，不胜扼腕。次日，传台道杨应魁，面谕米价腾涌，转输又艰，食乃民天，可即示各乡兵速回，及时播种毋荒农业。

四月初旬，贝子移邸第于白云山。初，贝子莅台，驻城心叶宦宅，寇炮日

从城外击入，于贝子第内，更多震垒，故移至城北白云山下杨园，攻击如前，监司杨应魁，启贝子，言城中必有奸细隐匿，故贼炮因所居对发，遂严谕各文员，细加察访，获得奸人王从龙，搜出伪劄，系寇腹心，前已谋入贝子书记，并土究邱文挺等数人戮之于市。内有生员叶大魁，系从龙主歇，实不知情，背绑视其行刑讫，旋即放回。嗣后军机密不复泄，防范更严。

十二日，水师常提督，自海门领师回营，藉赛愿为名，日演戏营中。贝子闻知，传谕责其放佚，以肃军心。

十六日，贝子亲临教场看兵。先是，贝子因春雨连绵，甲冑霉烂，器械锈湿，令各营将主将满汉弁兵挨次调拨入塙城看验。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止，每日亲下教场，细加点阅，队伍整齐，军容肃然可观。

五月五日，贝子令听军中酹酢。

二十八日，谕监司杨应魁、副将秦宏猷，遍视各营盘。凡屯扎卑湿之地，俱着就近移入塙处，以免霉气薰蒸。

六月初四日，贝子令传满汉文武各员，凡有割辫民人，听其往来入城贸易，不许盘诘。先是，贝子商之监司杨应魁曰：自统军以来，所有市贸以供军需者，已严谕满汉兵丁，不许短价强买；一粒不取，寸草莫拾。今访得军中需用物料，腾贵非常，其中必有阻碍。杨应魁即启云：郡中需用百物，半产自天仙及黄岩沿海地方。今居民俱被寇胁割辫，仙、天虽已半复，民人尚不敢入郡，故贸易无多，需用不给。自贝子谕后，其远近逃窜者，相率来归，不绝于道。斗米尺布，俱负戴入市，城中大有起色。

仙居，天台二县，自寇曾养性逼台郡以后，山贼蜂起，俱假大寇旗号，遍满天、仙乡村。幸贝子恢复仙居，山贼惧战星散。有洋梵地方居民七十余人，被地方出首，诬为真贼。贝子发满帅与杨道研讯，以无器械为据，难以悬坐，启贝子，概行省释。

又沿江海东路大芬、泗淋数十里地方，时有寇船挨岸停泊，在地居民，为贼所制，逼勒粮饷，居民无奈供应。有启贝子请屠之者。贝子以事出威胁，非其得已，令监司杨应魁访实，如果情真，拿为首者正法。后杨应魁以地民居近沿海，与贼密迩，且官兵遥远，救援不及，民又以自保身家计，首从无可区别。贝子云：通寇法虽难贷，然则将如之？何应魁启以大寇在境未除，居民多乃无辜，概得诛之，似觉不忍。贝子大然其言。云：尔先得我心。今尔以片语全活数万生灵，其功德可与尔均之矣。即遍令满汉各官，此后如有不轨之徒，自能廉访得实，无许尔辈妄启，以致反多滋累。

六月间因仙居已复、贼寇已遁，路无阻隔，粮草转运甚便，俱已充足。满帅启议进兵，贝子以时当酷暑，难以兴师，不许。

七月初旬，贝子传谕台道，以天气渐凉，兵屯已久，所属将领，以师老纷纷议战。今何法可谋全胜？前据仙令郑录勳启称：仙有别径，可通黄岩，以抄贼后。但事乃走险，虽曾密差乡导，将地图绘来，了然在目。又经斟酌再四，惟应否可行，必预谋出万全，该道可托奉令以巡视各营盘为名，将图带去，与郑录勳备相妥议，并亲至该县前所启别径地方，度其形势，于地若利，即启明候夺。

初十日，监司杨应魁奉贝子令，从仙居看各营盘回，遂传满汉将帅议战，自早晨入见，至夜半方出。

十五日，遣满帅穆都统等统大队大兵密从仙居至茅坪岭。于二十八日，抵黄岩地界，经凉篷、宁溪、乌岩，尾贼之后。贼和，大恐，计无所出，于八月初七夜尽行拔营往温州。其半从海开驾船而去，其半从陆路而去，皆罄垒夜奔，而自相蹂杀，过黄在县经宿一夜即行。

初八日，贝子尽提台郡满汉兵马追至拗岭，驻扎至十四日，至黄岩又追至乐清、温州，台州围解。自寇曾养性暨水军朱飞熊部众寇逼台郡以来，号称十万，黄、天、仙相继沦陷，兼之遇岁荒歉，土寇蜂起，人则蠢蠢，势则汹汹，若有不可终日者。今一旦荡平，固我台人之幸，实赖圣天子之福也。

初贝子莅台，值太寇逼城，乃不动声色，惟急以抚恤残黎为先务，且深知监司杨公才识超迈，可任器使，凡钜细机宜，无不相筹画，而杨公又宏毅练达，兼以公忠平恕，无一念一事不切民生。贝子内则寄以心膂，外则视为手足，遂能赞立奇勳，解我台民倒悬，出水火而登之衽席。贝子诚为福曜，而杨公亦实福星也。

康熙十四年八月日纪。

贝子战绩记略

康熙甲寅闽变，四月至平阳，游击司廷猷缚主以献，引伪都督曾养性、副都督吴长春、伪将军朱飞熊盘踞平阳，潜师渡飞云江，逾桐岭，温镇祖宏勳已私通之，佯遣副将杨春芳、游击魏万侯与其子栋俱战没。春芳得脱归，贼遂进屯郡西山。

六月初一日，宏勳集文武于大观亭议降，巡道陈丹赤抗声不屈，与知县马■〈王界〉俱被害。宏勳令其党高陞、李国才等开门迎贼，遂入城，胁民翦辮。加宏勳为安远将军，添辖伍营总兵；以平阳副将李宫墙改授参政，兼摄督学事。聚众十万。

八月往攻台郡，乐清城守苏木代死之。时，贝子振师救护台州镇，扼沿海诸逆，纪律严肃，指挥攻贼，歼吴长春于黄岩；朱飞熊水战，弹中胸亦毙，贼势遂阻。贼屯城外，犄角一载，会贼军需不继，又数战不利。十四年八月初八

日，遁回温州。贝子统满汉官兵追蹙其后。十九日，至乐清。先是，乐民惊避，邑中无人。又值霖雨旬日，海上皆为寇船，大兵无由到府。于是，用乡导夏君周，从柘溪沿山出青田，渡江抵温州。贼由上塘抵御，贝子预令伏兵三百余名，藏之宝胜寺内，大兵佯道至绿嶂地方，贼尾追近宝胜寺，号炮响处，伏兵奋击，杀出截住，石甲湾贼首尾不能相顾。时，九月初三日，大潮汐候，贼披靡溺死石甲湾及死伤者，不可胜计。贝子率师越和岭，至威宁浅滩，扎排过岸。时贼艘自郡港起，鳞次至青田港下，我师用明攻暗度之法，命乔千总带数百兵骑在下冯山上鸣金不绝，若有安营不前之状。贼了望信为不复进攻，不知大军已潜入溪口、白括一带，直屯郡西山，势已扼其项而拊其背。贼惊恐，退据郡城，侦有内变，磔春芳并江心寺僧三人，置伪户曹、员外郎、司务等官，铸裕民通宝钱。晋宏勳定东伯，擢孙可德等为亲军都尉，协守屯郡邑。我师抚剿并用，遣诸生侯醇招抚。死之（？）。贼昼夜修砌城垣，开浚濠沟，外筑木城，每日炮弹雨下。

十五年二月十六夜，曾养性、祖宏勳发兵数万，水陆齐犯。贝子授官兵与夸兰大丹母布等，杀败贼兵，炮打沈贼船七只，杀贼七百有奇，溺死不计其数。于二更时，贼用火逼攻西山，贝子亲督大兵，酣战至天明。满汉官兵，奋力追杀，贼众大败奔逃，我师追扼将军桥，贼众争不能渡，尽堕水中，水为不流，杀贼二万有余，得军资、器械无算。曾养性几被擒获，坠马浮水，争命入城死守，再不敢出。

夏五月，天气炎热，饷运维艰。贝子令暂回师处州养马，俟秋高再举，拔寨起行，沿途步步为营，斩贼于毛羊渡，击贼于临福山孤溪口，更束草为人，衣执如生，排立空营内，将数坏炮填药安线丈余，线未燃火，则摇旗以疑之，约军行数里，线已燃火，则雷发以惊之。贼疑有伏，遂退回十余里，我师按辔全归。

六月，至处州休养士卒。

至八月，贝子命师进战。八月十八日，自处州起程，时有以先取松阳乘得胜之师再攻石塘为请者，贝子独采温镇陈世凯之言，谓石塘当四达之冲，为入闽便道，破之不仅为东瓯之利，乃进攻石塘。

二十日，至石塘岭地方，仿阴平袭蜀故事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

二十一日，贝子命陈世凯即刻进兵，自统步骑继发，约五鼓共抵贼寨。是日二更，于双岭张村口伐木取路，历级而上，天明抵贼寨，夺贼龙帜，斩寨大进，连破九寨。贝子驻马于高山之岭，指挥调度。于时石塘老巢虽破，其众犹自力战，两军迎合，更迭六阵，始及岭下，乘胜连夜渡河，贼营放炮不停，火光烛天，我师奋勇驰击，竭一日夜之力，破数年坚守之寨，烧营七座，砍栅二

十有八，斩首六千有奇，获炮十五位，衣甲器械累万；伪都尉连登云等数万之众，剿灭已尽。从此耿逆束手乞命，东瓯全复，两浙疆宇，尺寸尽为朝廷之完土者，实贝子之伟功丰烈，直与日月争光，以垂史册，而无耀穷云。

贝子抚嵎功绩事实

康熙十三年，闽逆倡乱，贼寇金国兰、胡双奇、邢其古、杨肆、王茂公、赵沛卿等，乘机窃发，而巨魁惟邱恩章、俞鼎臣为最，分布伪割，集凶党，将肆毒于嵎邑。时，贝子宁海将军奉命提兵赴台，道经嵎邑，备闻贼寇联络情形，相度山川险要处所，示参将满进贵曰：流贼之敢于聚嵎猖獗者，以天兵奉讨闽逆巨罪，无暇为草寇计。今留劲卒一千，尔与知府许洪勳协力剿除，歼厥巨魁，以安兹土。其有无知误入贼党而胁从者，宜予招抚。冬十一月，草寇邢其古、流贼赵沛卿，以赵亦贤为内应，突入嵎城，焚毁堂署仓库，已几莫保，肆行剽掠，男妇仓皇逃难，而流贼杨肆、王茂公更统党接踵逞虐。知县张逢欢，飞报贝子宁海将军军前，随檄参将满进贵，遵照指训方略，攻击杀贼一百余人。贼首俱各四散奔逃，城池得以无恙。给把总兵二百防御之。又冬十一月，草寇伪总兵胡双奇、流贼伪都督金国兰，分扎嵎邑北乡，剽掠诸村堡，而石山、豆官庄、溪头、并上王蒋岸桥、长桥等处，毒害甚惨。士女潜入山谷中。贝子将军闻报，飞檄知府许洪勳，同参将满进贵、都司王德辅，密约分道攻击，贼奔蔡山弯九里泉扎住。三日，官兵追逐之，又奔逐至崇仁、富润分扎住。五日，长乐、太平、开元等处又扎数日。贝子将军闻贼溃而复聚，乃下令严督。于是参将满进贵、知府许洪勳，踊跃用命，复统兵分击，执贼金国兰，梟首东郊；胡双奇、邢其古投诚，宥其死，令军前出力赎罪，夺还所掳掠妇女，谕令领回。又冬十二月，流贼伪总兵俞鼎臣，带贼兵数千人，沿江掳掠，被害多人，参将满进贵奉贝子宁海将军指训，同守备周凤，带领马步兵七百名，会同嵎县知县张逢欢、把总马国常，从仙岩攻入；知府许洪勳，同守备满明侯，带领兵二百，并鸟枪人等，进大洋岭，密约会合。奋击，流贼大败，杀伪副将杨肆、伪参将金光大、伪游击任大全、伪把总蒋声生、擒伪副将董文昌、董茂留为招安，共杀贼约七百余人，余党皆降。所获刀枪器械无算。贼势稍弱。知府许洪勳，申报贝子将军，传谕知县张逢欢，安集难民。又冬十二月，伪都督邱恩章，统贼数千人，扎列贵门山岭，赵亦贤、王茂公、赵沛卿贼首，又与之合营。贝子将军，探知贼势复振，谓彼众我寡，当以计取。于是，密授方略，檄命参将满进贵、知府许洪勳，以北路之贼势既平，佯令班师归城，贼扎贵门，若为不知，故设宴演戏，且邀知县张逢欢及标下属员饮酒作乐，贼使窥探，遂不设备，饮至二更，参将满进贵统兵三路衔枚袭击，生擒伪总兵王税、伪军师张先知、伪副将冯保、伪监军郭崇义、王志大、伪总兵何肆乘、伪参将郭

荣、伪游击全德、祁可能、伪都司章必显、贼首邱恩章、王税、赵沛卿等九十一人，刑诸市。王茂公遁去，其余党周明良等二百余人，悯其无知，释使自新。自是，而西路之贼始平。

平闽功绩闻见录

康熙甲寅年三月十五日，耿精忠执总督范承谟于藩邸，而闽变起矣。顷刻间，马兵四出，即闭城门，传令箭，上书总统大将军靖南王，为伐暴吊民事，百姓俱令翦辮，包网巾，从明朝制度，有不从者斩。司道各官，见抚院刘秉政业已从逆，众皆唯唯。独知府王之仪、知县刘嘉猷，因出迎总督，俱被戮，合家二十口，俱自刎。彼时，布政司何中魁进京陛见，按司席式、兵道吕应斗、粮道李学诗等俱从逆。本日封府库，次日遣伪都尉王老虎出城发号施令，百姓奔窜，四方抢掠无算。

十六日，遣都督曾养性、都尉徐宏弼等，领兵由延建往攻江山县，迟数月，江山县报捷。耿精忠大喜，行赏有差，后耿逆以粮草不资，逼民间助饷，或数千金及数百金不等。凡绅衿富户，俱被抄没数次，拷打不休。

地下钱粮，每两加耗五钱，屯粮倍之，又加派本色以给兵食，又加派草料以养马匹。又按丁口派丁粮，上丁每丁八两，中丁六两，下丁四两不等。又高抬盐价，按口销盐，每日每人要食盐二两，即要纳价二钱。又派长夫每名二两、三两不等，计路途远近，以备挑运粮草及火药战具等项，每铺五名、十名不等。

又逼民间输铜铸钱，文曰「裕民通宝」，每一文小者算银一分，大者算一钱，再大者算一两，以至二两。不用者，以军法从事。有小民林捷使，不用裕民钱，立即弃市。是时，百姓受耿逆荼毒，生不如死，大兵至，不啻大旱之望云霓。

后闻曾养性陷黄岩县，参将武灏纳款，城守祖宏勳集文武于观亭议降，巡道陈丹赤、永嘉县马■〈王界〉皆殉难，民益惶恐。

逆又招集土兵，令百姓供养，又大索民间铅锡，铸鸟枪炮子，百姓不得收租，乡间山寇蜂起，而钱粮又急如星火，民困极矣。望大兵至，不啻日以为岁云。

乙卯春，闻大兵至杭，与总督李之芳统兵会剿等语。至秋末，闻贝子破嵎县，继又闻破天滨，而逆索饷愈急，百物涌贵。盖闽地滨海，全赖海物接济民食，此时海禁甚严，咸鱼虾蚌之类，一无所出，饿死者遮道。

丙辰春，闻康亲王同贝子破温州，又攻处州甚急，逆贻书伊叔耿继美，由江西统兵同都督易明等袭抄大兵之后，抵五显、仙霞二关，坚守不许大兵入闽。

后闻耿继美不从，将书献与康亲王、贝子看，贝子喜极，即计诱曾养性，导康亲王入五显岭。贝子由庆元间道取路松溪，跋涉险阻，坠崖折齿，牵所乘马以鞭作杖，飧风饮露，于炎蒸草泽中，仍由仙霞抵建宁府，与康亲王会合，满州兵破延平，封府库，籍户口，于九月十八日抵福州，适「海寇」郑锦作乱，有贼兵三万余，设营十四座于小门镇凤山岭上，欲攻福省，贝子见事势危急，与康亲王议，立遣赖将军带满洲兵大破贼营一十四座，斩首数千，一面传檄兴、泉、汀、漳四郡，而福省平。贝子进光禄邸第，康亲王驻西门邸第。贝子见百姓绅衿遭耿逆荼毒，触目伤惨，即传令各旗兵丁，不许难为百姓，宽缓钱粮，平买平余，毋得刻剥。民间于是化锋镝为衽席，民皆安堵，如故贝子之盛德爱民如此，宜百姓之朝夕焚香祷祝贝子于亿万斯年。讵知贝子以贤劳过度，自落齿后，且冒寒暑，陡患痢疾，医药罔效，竟于丙辰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时薨于光禄邸第。闻讣之日，百姓哭声震天，焚香奔叩灵前，甚至有呕血昏倒于地者十数人。嗟乎！非贝子之德入人深，感人至，何以有此？盖贝子之功在浙，而德在闽；宜闽之人所以讴思不置。至十二月出殡西郊，百姓犹顶香遮道跪哭。金曰：何天夺我贝子之速也；贝子若常在吾闽，则吾闽之人，日受其庇，岂不甚辛！而今已矣。惟有崇祀特词，以报功德于不朽云尔。

贝子灵柩于丁巳年冬，各官护送进京。

康亲王至己末年方班师进京。

自甲寅春，耿逆蛮后，士有绝笔焚书之惨，窗下无事，将耳目所闻见者，笔之于书，适王师入闽，将平闽功绩附记于末，以备参考，未必无少补云。

时康熙己未九秋云飞金泳记于道山草堂。

●扬州变略

朝廷既大封四总兵爵，黄得功为靖南侯，刘良佐为广昌伯，刘泽清为东平伯，高杰为兴平伯，厚期以讨贼恢复之事。四师各拥重兵，不相统一，莫肯先发。广昌自宿迁由陆南行，驻兵瓜州；而兴平亦垂涎维扬之盛，尾刘而来。地方不测其心，莫不震恐。高兵过真州，人拒之坚，乃抵扬。扬人罢市登陴，太守马鸣騄画守御策，甚备。相持久之，高兵颇有杀伤，卒不能入。阁部史可法与高弘图、姜曰广、马士英公议，江北与贼接壤，遂为冲边，宜于淮扬、滁凤、泗卢、六合，设为四镇。辖淮海道，属刘泽清，屯驻淮北，以山阳、清河、桃源、宿迁、海州、沛县、赣榆、盐城、安东、邳州、睢宁十一州县隶之；经理山东一带招讨事。辖徐泗道，属高杰，驻泗水，以徐州、萧县、砀山、丰县、泗州、盱眙、五河、虹县、灵璧、宿州、蒙城、亳州、怀县十四州县隶之；经理河北、河南、开归一带招讨事。辖凤寿者，或驻寿州，或驻临淮，以凤阳、临淮、颍上、颍州、寿州、太和、定远、六安、鹤丘九州县隶之，经理河

南陈归一带招讨事，属刘良佐。辖滁和者，或驻滁，或驻卢，或驻池河，以滁州、和州、余椒、来安、含山、江浦、六合、合肥、巢县、无为州，十州县隶之，经理各辖援剿事，属黄得功。各设监军一员，一切军民，皆听统辖，有司皆听节制。营卫原存旧兵，皆听归并；有四镇，不可无督师；督师应屯驻扬州，适中调遣；所辖各将听督师荐举题用；荒芜田土，皆听开垦；山泽有利，皆听开采；仍许各于境内，招商收税，以供军前买马置器之用。每镇额兵三万人，岁供本色米二十万，折色银四十万。其地方旧设防守各兵原支本地粮饷者，合应归并。总在三万之内，或分听本镇酌行。其体统则照山海经理镇各处提督镇行事。所收中原城池，即归统辖，寰宇恢复，爵为上公，与开国元勳，同准世袭。此议虽云进取，亦兼调停也。靖南、广昌素忠勇，奉朝廷命惟谨。东平雅好又墨，多交贤士大夫，喜声誉，得淮海亦无他言。然尚未有行色。惟兴平武悍，其兵素骄，自山东南下以来，所掠子女玉帛不赀。至有一兵而妻妾奴仆多至十余者。既分徐泗，谓地非膏腴，且偏寇境，不奉命，托言安家，必欲入城。新进士郑元勋，徽人，久客扬，功名士也，与刘镇有旧，因识兴平，至是出羊酒劳军，与兴平约兄弟。兴平自明无他，欲安顿一军家小，以便征进耳。元勋许之，言于当事。时太守马公，已陞海道，尚在郡。与司李汤来贺商之，皆曰不可。阖城士民，亦同声同言高兵淫掠异常，一进城，百姓无噍类矣。吾等愿以死守，遂不从元勋之言。兴平因分兵围城，城中故殷富，多木客盐贾，乃共出财为守备，街衢多树木栅，钉其上，下为深沟。兴平升高以望，知不可攻，顿兵于善庆庵，焚掠城外，烟火蔽日，杀伤无算。而居民之无赖者，亦或乘机为利。淮抚黄家瑞，闻变来扬，百姓遮道诉苦。黄公集有司及绅衿父老于城楼议事。军民环堵而听。元勋曰：高总镇何害，不令入城。众譁曰：城外僵尸遍野，恶得无害？元勋曰：亦有扬人自相杀者。岂尽高镇邪？众闻言，譁益甚。有被伤百姓在城者，解衣上前曰：今日之破头，截耳、折指、断臂，触目死伤，岂尽扬人自杀邪？万众俱怒。指元勋为高党。曰：不杀元勋，城不可守。元勋知不善，疾趋下城。社兵持刀追及之，刳为数十段。元勋闇于世务，轻犯公愤，自取大祸。然上台无主持，致众怒如火，戮缙绅于官长之前，此何景象也！兴平益恨扬人，攻之愈力。城中守亦愈坚。高兵多伤，史阁部自请督师至扬州。先诣东平营，宣朝廷委任之意，谕以退。东平约日敛兵过淮。次诣兴平宫，兴平忿忿，必欲得马道尊而甘心，为郑元勋报仇。阁部曰：马某亦无奈士民何耳。彼何罪？且朝廷守土之官，岂可擅杀。将军必欲行意，某请当之。兴平终不释然，乃馆阁部于斑竹园，或云福绿庵。阁部之行也，以川兵三百自随，兴平颇疑之，阁部即以二百赠焉。阁部与平朝夕相从，百方喻解，如水投石。时马公避泰州任所，抚院杜门不出，城中军民欲迎阁部入城。阁部曰

：高兵一日不去，我一日不入城也。兴平防阁部甚严，一切出入文移，必先呈彼营启视而后达。阁部亦姑任之。阁部有乱民横杀乡绅一疏，参马鸣騷，始执拗而继恇怯，众皆以为口所强，业奉旨逮问。有白者，得免。阁部留高营月余，不得要领，而扬人亦苦于城守。富贾巨室，皆潜遁他方。城中遂虚。于是因东平过淮，即以瓜州宅兴平，非初命也。阁部亦以四镇兵未动，八月中，犹驻淮上。

●京口变略

史督辅有部将四人，皆以功迁镇师，加官衔，久贵倨也。曰刘肇基、曰陈可立、曰张应梦、曰于永綬。永綬最桀黠，相与统骑兵百余，舟二百余，从督辅北征，因阻他故，未即去，暂令寄驻京口。京口先有浙抚所调都司黄之奎部水陆三四千，戍其地，骑兵虽劲，数之众寡不敌也。浙兵每心易之。之奎在镇安静，士民德之。及骑至，措借民居，抑勒物价，士民苦骑甚，乃愈德浙。骑与浙，渐成水火势矣。骑买民瓜，半予价，民詈之。骑刀砍民，浙兵怒，相与助民缚买瓜者，投江中。事虽赖有司曲剂以解，然骑与浙之相怨愈甚。骑因浙而迁怒镇之民亦愈深。六月二十六，浙有续发防江兵，守备李大开率之至。适遇永綬自西城下，大开因冲道发端，大言欲剿尽此属，遽砍其马，杀骑兵二三人。其马负创，驰本营，示之状，而后踣马以死，骑师见之，知有变，亟率兵至吊桥相击。大开突如一决，实无寸备。他浙营亦相视莫援也。大开兵从战者不及数人，骑发矢如雨，皆辟易。大开臂被一矢，手拔之，振臂砍人，矢复洞胁死。大开虽敢战，实祸本云。骑兵移怒镇民，恣行焚掠，男妇死者约四百人，自孩儿桥以至九里街，火光三昼夜不绝。所掳财物，以百万计。攻西门，炮碎其城一角，城紧闭，兵道调官兵发火器，无用命者。徐乃令人谕解骑兵，得不尽焚掠。然其载则已满矣。二十九日早，报知苏郡新抚院祁，整部伍，亟就道，至毘陵驿，取宜兴乱民六人，或梟，或扑杀之。又发兵捕常州下村民之谋逆者，擒其首恶七人，党三十六人，咄嗟除两大害，而途中内修战具，外问民艰，行次丹阳，则捷书至矣。盖骑兵闻风亟遁至七里港，舟重甚，我兵尾击之，斩二十余人，生擒四人，夺其所携辽妇八口，沈其六艘，溺者约百四人。所收资货衣甲不胜计。大抵皆永綬所部也。镇民差用快，是役率先鼓勇，刘河守将鲁之屿之功为多。制胜之具，则惟一炮而已。抚院既至镇城，士民欢呼及号诉者，声彻天地。抚院出涕慰劳，士民豁然如更生。于是验残毁，恤疮痍，整营伍，缮守备，巡江至高子港，纵观形势，议建敌台，置巡哨，设官渡，创盘诘司，移障蔽于北固山岭之俯瞰郡城者。登云山按韩王故迹，劳水师，申诫军令，金鼓旌旗，震动千里，嗣此而修城，浚濠，增火器，造兵屯房，使无与民杂处，安集流移，通商贾以聚财货。诸善政将次第举矣。方骑兵之肆虐也，道

府募得诸生高姓者，齎书冒重险达淮，通史督辅。督辅投袂起，闻其答书有「必誓乱首，悬头藁街，以谢润之士民」等语。而马枢辅奏，得旨令四将由六合趋督辅军前，听核治，骑兵祸局，于是焉粗结。

●淮城纪事

甲申春，闯贼已据关西，谋犯京师，预遣伪官于山东、河南各处代任；伪官遗牌先至，辄以大兵在后，恐吓地方。于是官逃民惧，往往执香远迎，渐及江北，日夜震恐。

三月初九日，有伪选淮扬知府巩克禎，遗牌至淮，牌书「永昌元年二月」，直达察院。御史王燮怒，立命碎之，捆打捧牌人四十，释去。其人尚出大言，不日兵到，汝合城皆为齏粉，闻者莫不色战。反咎王按台招祸，小民不识大义，一至于此。时福、周、潞、恒四藩避难，俱泊湖嘴，黄得功、刘良佐、刘泽清、高杰四家兵皆南下。泽清兵在宿迁，杰兵在徐州，俱有渡河意。二军淫掠久着，士民愈急，纷纷出城，为逃死计。淮抚路振飞与王按台登城楼，议守河事。王公自任守河，托路公守城。路有难色，王公云：小弟不惟要守，而且要战，将士从者，无不迂之。

初十日，河口擒巩伪官至，王公命斩以徇。王公与泽清前在中州剿贼，同事有旧；刘鹤洲（泽清号）致书王公，有愿执鞭辕下语。王公乃同军门及总府朱某，俱往河口设防。初九日，军门及总府先归，王公独留，盖欲亲往宿迁，止刘师之行也。

十六日，传闻贼兵已至清河，又闻沐阳、邳州俱有伪官。

十九日，西门外有马步兵五六百人突至，不知何来，妓女俱被擒。有妓燕顺，年十六，坚拒不从，上马复堕者三，兵以布缚之马上。顺举身自奋，哭骂不止，兵杀之，居民愤甚，群聚欲与斗，乃散去。越二日，闻凤阳兵乱。盖督师马公标下副总兵俞，为军饷不继，高噪而溃。扰西门外者，即此兵也。自是门禁甚严，禁人出入，城中有大姓赵家，令人挑小麦二担出城，守者讶其重，搜之得铜锡器数事，内俱□以白镪，解朱总府捆打八十，穿耳游城，罚银二千，充公用，或为居间，免其半，人稍知警。

二十五日晚，按台王公自宿迁归。公之行，止携吏书数人，人皆危之，比至刘营，相见甚欢，彼此酬宴。公从容谓刘云：弟与兄昔年盟契，俱欲力扶王室，以敦臣节，不意值此国难，正我两人立功之秋也。况盟兄自宗祖以来，受朝廷恩不小，今闻盟兄必欲欲驾淮安，弟不任事则已，现今弟守河口，假如台驾临河，遏之乎，抑从之乎？即使入城，倘军民不相得，弟当为百姓乎，为盟兄乎？势实两难。今日此来，欲求盟兄回辕北上，进取功名。不然，姑暂留此，切勿轻动。刘大声云：蕞尔宿迁，些养活得我几万兵来，弟即不留贵治，假

道往扬州何如？王公见其意决，乃云：必欲至扬州，请迂道从天长六合，则弟不敢与闻矣。刘颌之。王公再四叮咛，始别。淮人之得免于兵厄者，王公力也。

二十七日，路抚台出示：会淮城有七十二坊，各集义士若干，不上册，不督练，亦不给饷，每家出一人、二人以四至五，从义而起，出于自愿。小帽、箭衣、快鞋、刀仗，俱自备；每坊举一生员为社长，一生员为社副，随便操演；茶点小费，各认轮值。贵久持，戒作辍，总之，小则为身命，大则为国家，日则团练，夜则鱼贯巡逻；以备非常。

二十八日，军门阅操，黜陟颇众。

二十九日，阅城，设壮丁守城，每垛一丁，长枪小旗，垛隙用虎头牌掩之，止留二小穴外窥。四门■〈斗外龟内〉设守官，夜宿鼓楼，西门周太守，（讳光夏，乙丑进士）；东门黄总捕，（讳铉，恩贡）；南门高监纪。（讳岐凤，恩贡，为监军同知）；北门范道尊。是日，闻京城失守，众疑信相半。

四月朔，淮城义士，在军门过堂领赏，每坊赏红纱二、红布十、草花四十朵、银一两。惟河北、下关两坊，精猛绝伦，盐搭手也，自辰至未，止过二十余坊。明日立夏，各坊未过者，早集军门，以其半属道尊分阅之。时报南门外杨家庙、南镇坝、西门外湖嘴、河下，俱有北来逃兵骚扰。各坊义士请往耀武，遇乱兵乘马者，喝使下马。乱兵甚悚，为之让路。是日，周藩薨于湖嘴赵家。

初三日，复有人持令箭及伪牌至，乃伪官代路军门巡抚者。故河南驿传道僉事吕弼周也。弼周为王按台座师，故于李贼前自任淮事，贼即令为淮抚。王按台捆责其人四十，使传言劝弼周改邪归正，毋负国恩。城中士民大恐，逃者益众；王公严以大辟，然竟不能止也。

初六日，城中又有文武备社过堂，乃两学文武生家亲丁也。

初七日，盐城王守备，获伪将董姓者，并从人十三，至军门，斩之。

初八日，路军门传一令箭，谕合城乡绅、孝廉、青衿、乡约，俱集城隍庙议事。众谓必守城事耳。次日，众大集，军门始述三月十九日事，出塘报于袖中，使众阅之。云闯贼已入京城，百官从逆者甚众，伪官代本院者即至，诸生今日将效保定徐抚台故事，捆我出迎乎？抑念皇家厚恩，祖父世泽，大家勉力一守乎？言毕泪下，众亦多泣者，已而陈说纷纷，俱迂缓不切，路公谢而遗之，自是人心逾迫，私逃者不绝。

初十日，有某官夫人，伪为义士装，乘輿出城，为逐仆所举，守者解至按台，輿中多物，王公悉命还之，罚银三十两助饷，仆亦责二十棍。

十一日，乱兵至西门者愈多，大肆劫夺；行居马骡，无得免者；或掠妻女

，勒重价取赎。

十三日，周府尊亲诣各坊，给义士赏，三日而毕。

十四日，军门令城内各坊义士，将大小街道栅栏悉闭，捱察奸细，于大清观得四人，三王庙得三人，发本府审实，梟首。

十五日，军门往东教场，选将守河；将官报擒得伪抚吕弼周，众皆喜。弼周以王按台即己之门人，必相听顺，止携执事五、六十人，伪参将王富号乐吾者辅行；时副将刘世昌标下游击将军骆举，守三界营，与合营将士密议，知王按台前毁伪牌，拒逆甚决，乃伪为迎者，设中火席于营中。王富侧坐相陪，从人别有犒。酒半，献觥落箸为号，伏卒起，先缚王富，吕亦就擒，从者获半。吕犹狂詈不已。时王按台复驻河口。比至，已二鼓矣，次日解院，王公叱吕使跪，吕骂云：小畜生，人也不认得。公曰：乱臣贼子，我认得谁？令左右截其耳。乃跪。公细鞫其何时顺贼？何时受官？圣上虽崩，东宫今在何处？吕一字不答。但摇首而已。乃夹王富一足，勒其口辞，即刻起文解至城中路公处，适军门谒诸藩于河下。

十七日，方投文，因盐城解到土寇七人，路公欲审梟，乃发西门外皇华亭伺候。午余四牌，悬四门，游击骆举生擒伪官吕弼周、伪将王乐吾，情真罪当，传谕城内外，不论军民士庶，有善射者，俱于次日集西门外，乱箭射死。

十八日，倾城士民男女俱出，看射贼，沿河回空粮船百余，众俱登船观之。辰刻，路公至皇华亭，亲举觞，劳骆举，簪花旁立，裸绑二贼于柱，射者立二十步外，五人为耦，人止发一矢，不中者退，中者报名，赏银牌一重三钱。两公子一冠一童，俱出射，亦中一矢。至未时，路公问死未，刽子手对未死，乃命剐之。观者莫不称快，争诣酒肆痛饮而归。

二十日，传闻王按台谕清河县及王家营民，三日内尽徙，焚其庐舍。因客兵来者甚众，恐盘踞为乱也。

二十一日，报云：北来李总镇逃兵，一路淫掠，湖嘴有卖糕许姓者，兵四人直入其家，欲污许妇，妇不从，疾呼，义士鸣锣，一时俱集。擒二人解军门，审是马督师标下，乃叱而遗之。时又有杨、贺、李、邱等总兵十数标下兵，成群作耗，为害不可言。

二十三日，军门与朱总镇，传集内外乡绅士民，并集城隍庙，歃血为固守之约。是日，山阳、淮安二处狱囚尽释放。

二十四日，刘鹤洲已至扬州，有书致王按台。略云：别后从无一音，知盟兄怪弟之南下也。第弟兵不比高兵，奸淫有禁，抢掠有禁，焚烧有禁，即他日到淮，必赖盟兄安插，使军民两安，乃盟兄覆下之雨露耳。王公以示诸生。因问宜如何答？诸生云：若刘公必至，只不放入城便了。王公云：此乃书生之见

。刘公云：奉旨来镇，拒之即系背旨。诸生又云：若如此，只容刘公入城，其兵营于城外为便。王公曰：假如刘公坐城中，忽传一令箭，召某营入城领赏，或听用，守门官能禁之否？众皆语塞而退。

二十五日，邱总兵奉按台令，过河帮守清江浦。淮安误传刘鹤洲兵渡河，一时大哄，争买舟远避，人多舟少，有一小舫棹过，岸上争唤之，舟人云：刘兵已杀到，我自顾不暇，何暇及汝？王公方遣人察讹言惑众者，遂擒此人解院，立斩之，出示晓谕，众心始定。是日，新理刑郭承汾上任。

二十八日，淮安天妃宫火药局漏火，声震五六十里，烟雾障天，火药民匠死者甚众。手足或飞至城外，亦有全身飞堕者。府尊同理刑。亲来救火，谕救活一命，赏三金。三日后，砖瓦中犹累累见遗尸焉。先是，狱中所释强盗，无亲识可依，多投火药局，烧火磨药，至是悉死，或亦天网之难逃也。

二十九日，民间喧传李贼，一路要占闺女，不要妇人，见有高监纪出示，使闺女速速出嫁，无貽后悔。于是内外大小人家，竞先婚嫁，一舆价至二金。如是一月乃定。抚按出示不能禁。是晚，军门忽集各社长议事。盖闻伪淮徐防御使武愷将到，欲共擒之也。

五月初一日，新城杨姓大家，白昼中有兵数人，竞至其门，下马直入内室，大声云：我辈奉军门将令，欲与汝家借银数百两助饷。主人方措问间，诸贼乱掠妇女，互相争夺。有老奴在外闻变鸣锣，本方义士齐集，已有二女子被污矣。连夜解至开门，止砍行奸二人，余捆打释放，亦不究其何兵，恐激变，故从宽耳。是夜，忽传北路李总兵逃兵要到村中打粮，各村男女逃窜，老少妇女，将衣裙前后连结，大哭而走；男子持火执械前导，老弱负囊随后。一夜络绎不绝。至晓，逐不敢行矣。时一飞避难于泾河宝积庵后之庄房，目击其事，惨不忍述。至次日，果有乱兵，从东而来，大肆杀掠，一飞亦几不免。贼遇人即搜其腰间有物否，又问其何等人，如诡说穷汉，即看网圈，并验其两手，故富贵者心不能隐。

初三日，军门发令箭，纵放老小妇女出城暂避。盖因武官每日哭禀：或云有老父，或有老母，惊惶欲死，军门不得已许之。是晚，女眷倾城而出，觅舆不得者，虽大家，亦多步行。

初四日，军门家眷三十余轿，亦出城，往湖中，浮居大划子船四只。下午，王按台至淮，闻其事，大咎军门失计，即命书吏大书告示，城内大小人家，已出城者，限三日内搬回。如违，房子入官。妇人追回赏军。家产充饷。写毕，王公即辞去，惧法者多有回家，其不返者，王亦不复问也。军门撤水营兵，守杨家庙，以防北来之兵。

初五日，河北义兵，擒乱兵三十一人，解至，因军门往河口，先解范道尊

审之，多所释放，止以九人解军门，不过捆打而已。

初六日，军门往杨家庙扎营。是晚，因高监纪欲入城，借民房住，下午，即闭城门。

初八日，淮人始见新主监国之诏。

初九日，河口张游击报淮徐道伪防御使武愐已到任，揭其各门告示，呈军门，路公命加兵守河口。

初十日，军门又往河口，与王按台议武愐事。

十四日，马督师兵过淮，赴南京，共船一千二百号。王按台往清江浦，亲自盘诘，令义兵站立河岸，不许一舟停泊，一人登岸，一路肃然。凡三日始毕，各坊义士，劳苦极矣。又闻王公于清江浦，擒贼遗招抚伪旗官宋自成，梟首。并缚从口生员一名，投之于江。

十七日，夏至，清江义士。搠死马督师兵一人，当事者亦置不问。

十九日，传李贼兵，已至清河，王按台遣兵拒之。

二十日，王按台至板闸调兵，并周监纪马兵约二千余人，共守河口，为有总兵李承勋叛兵逃下，昨误传李贼兵，乃承勋也。

二十二日，河口兵解一犯禁舟人至，云：每人要银一两，即渡之过河，军门命立斩以徇。

二十三日，军门出示，新主登极，各项新旧钱粮俱赦免，一时懽声载道。是午，见范道尊牌云，卢太监兵二千，要进城，各坊义士防之。于是，城中士民，又一大震。

二十四日，河北人擒伪官武愐，解至军门，为路公进学门生，自诩师生之谊，必不相苦。路公见之，嘿然。各坊义士禀云：二位恩台在淮，如此用心竭力，不知杀多少伪官，擒多少伪将，至土寇乱民，不计其数，淮上土民赖以暂安，今新主即位，纤毫不得上闻，为今之计，不若将武愐囚解京师献俘，庶不没两位恩台劳绩，路公亦以为然，乃械禁淮安狱中。一飞往观，见其人堂堂乎一表人才，惜乎有貌而无心也。

二十六日，吴三桂杀贼，塘报始至。

二十八日，军门斩宿迁土寇，共十一名。

二十九日，军门备大宴于淮安府学中，请王按台叙录向来有功文武官八十余员，各官先赴军门，花红领酒，鼓吹上马，迎至学中。两台亲自安席共宴，观者如堵。

六月初一日，淮城雨黄沙，大风蔽日。抚按行香后，齐集府学明伦堂，缙绅诸生俱在，取伪官武愐面审，愐口中不称小的，先掌嘴二十。愐犹哓哓置辨，以到任告示与看，始语塞。于是，缙绅无不发竖，王按台命打皮鞭一百，抚

台云留他上京献俘。王公云：百鞭犹未遽死。僦赤体，惟有白纱裤一条，鞭及四十，裤已烂，于是遍体被抽，鞭断者四，仍下狱。王公命速备囚车，后闻武僦解至邵泊镇，兵有欲却之去者，乃复禁狱云。时淮抚路公被议，得旨提问，阖城俱不平，孝廉嵇宗孟同士民多人，至南都。上保留公本，得免。今路公已丁艰去，而王按台又为御史陈丹宸题请陞山东巡抚。淮人如去父母，愚谓淮上系南都藩篱重地，二台拮据数月，幸保无恙。地方业已安之，倘加衔久留，此一方可恃无恐。即路公难于夺情，何不竟以王公代之，乃置之山东，岂山东更重于淮海乎？噫！